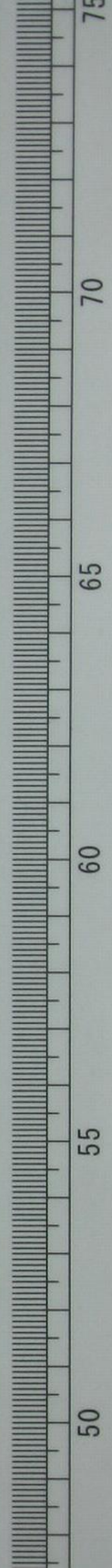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7
2



29-2



文庫 17
W137
2

杜詩闡卷之五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陷賊詩 至德二載

哀江頭

長安朱雀街東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側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依映可愛。公樂遊園詩。故有青春波浪芙蓉園。此章有細柳新蒲為誰綠等句。一廢於祿山。再毀於章敬寺。曲江之勝蕩然矣。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



櫻山文庫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吉田善唐氏
寄贈

010185186852

杜詩闡卷之五

柳新蒲為誰綠四句總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

馬嚼嚙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以上追昔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

住彼此無消息以上傷今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結挽吞聲

我少陵野老欲哭不敢者蓋由當春日過曲江舊遊也吞聲而哭則潛踪而行我潛行曲江者為念曲江宮殿千門萬戶喪亂以來寂寥空鎖雖蒲柳依然竟不知為誰點綴耳憶昔開寶盛時江頭遊幸羽旄蔽空草木霑恩皆生顏色此時昭陽第一人為貴妃者與上止同室行同輦一到曲江射生宮女各帶弓箭走馬弋禽以供貴妃之一笑在日之樂如此今第一人安在蓋自馬嵬賜死遊魂血污無復歸期矣當上幸蜀出延秋門過便

蓋悠悠日遠去者果無消息靈武旌旗靡有定踪在者亦無消息遂使曲江宮殿今日可哀又如此我不幸為有情之人潛行至此吞聲飲淚當此春日江水流江花自落此情綿邈有何終窮日落塵飛欲往城南而歸還望城北而去中心替亂不自知其皇皇何之也○一箭正墜雙飛翼此句已帶出祿山稱叛馬嵬賜死明皇與貴妃不能終為此翼意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舊註至德元載永王璘節度東南以從事辟孔巢父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遜謝病遊江東公作詩送之或謂此詩天寶年間公在長安作按李白天寶年間亦曾送孔巢父還山不得此詩中有南尋禹穴句公雜述云巢父執雌守常我無所贈若矣太山冥冥崑崙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此則公天寶年間在長安贈巢父者姑從舊註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畱天地間釣

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

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以上巢父歸遊江東自是君身有仙

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雷富貴何如草頭露

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

歲寄我空中書以上送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二句兼呈李白

卓哉巢父今日側身潛遜窺其意一似掉頭不肯住者謝病東歸將入海置身煙島中天地間尚有巢父耶惟取但東海之處山深澤大龍蛇出没春寒野陰風景荒涼巢父不憂也東海有蓬萊山巢父此行浮槎而去自有織女引其歸路於虛無中蓋因身有仙骨其往來有非世人揣度者乃惜巢父者欲苦雷而富貴之豈知巢父得中視富貴如朝露掉頭不肯住也蔡侯知巢父者

意與俱靜今夜置酒送歸江東琴鳴別恨月照離情巢父歸路既在虛無巢父音書必於空中但仙踪縹緲不知何日得寄耳巢父之書未知何時李白之信有煩先寄君有仙骨白亦學仙今得丹成與否亮入海之路必經禹穴也○古今人品出處去就只爭肯住不肯住楊雄為莽大夫肯住也逢萌挂冠浮海不肯住也蔡邕三日三臺肯住也申屠蟠笑而不起不肯住也褚淵奉璽勸進肯住也王琨攀車慟哭不肯住也卽如祿山之叛陳希烈張均兄弟甘受偽秩豈非肯住甄濟自稱風疾蘇源明不為賊用豈非不肯住大抵有肯住一念則貴利祿得以動其心而名節不顧有不肯住一念則雖三公在前招之不來萬鍾在後却之不就如松栢不凋如百鍊剛不折故公於巢父特表出不肯住三字後巢父於德宗朝使河中宣慰李懷光而死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時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汚以偽命不從者殺公以勝迹免大雲寺四首可見也

燈影照無瞋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天黑

閉春院地清棲暗芳

以上大雲寺夜

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翺翔梵

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以上大雲寺曉

我今晦迹投宿至大雲寺燈影淒清照人無寐塵心不起妙香以聞未幾夜色將沉仰見殿體突兀風聲微逗忽傳鈴鐸琅璫猶幸春院尚扁暗芳無恙俄而玉繩之星回光已絕鐵鳳之影翺翔於空夜闌矣梵唱初放徹於林表曉鐘一聲隱於牀間天曉矣回首燈影妙香不可復得明日黃塵沃野又復紛囂奈之何哉

兒童汲井華慣捷餅在手露灑不濡地掃除似無帚明霞

爛複閣霽霧塞高牖側塞被徑花飄飄委輝柳

以上曉後情景艱

難世事迫隱遯佳期後晤語契深心那能總箝口奉辭還

杖策暫別終回首泱泱泥汚人狎狎國多狗既未免羈絆

時來憇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以上寫出寺之情

天曉矣寺中兒童潛起汲井蓋取平且第一汲者為井華耳此事習慣自然敏捷所以水不濡地手若無帚於時霞光透閣霧色侵牕被徑之花似我晦迹委堤之柳似我潛踪所以然者祇因世事多艱隱遯已晚猶幸贊公晤語深契夙緣今雖嘿足以容焉能一槩鉗口機鋒駿利處亦樂與贊公酬酢耳天曉奉辭更復回首者蓋以一出大雲寺泥汚泱泱也一別贊公房國狗狎狎也羈絆之悲勢所不免清淨之地從此頻來處此困苦何異執熱冀得白雪沃之贊公是白雪又焉往耶○羈絆正指張通儒收錄衣冠一事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

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

八句留齋把臂

有多日開懷無愧辭黃鶯度結構紫鴿下累愚愚意會所

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八句齋後情事

我近公白雪此心如水精域中况復衣霑春雨也因於洞門更盡徐步從此深院果遂幽期而僧寮復闔焉

適言鳴鐘。正逢齋候。齋有醍醐。既足發性。以為飲食。亦勝扶衰。蓋因我與贊公。交深疇昔。語達心胷。故去復留。留復齋耳。不見結構之間。黃鶯未去。翠鷺之處。紫鷓常依。我亦黃鶯紫鷓之徒。忽焉。愚意有會。花下踟躕者。蓋由發性扶衰。我病果起。拈花微笑。更索題詩。真有把臂開懷。不能自己者。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四句贈

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四句謝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四句暮雨

贊公齋我。又衣我矣。彼青絲製履。何其細軟。白蘭為巾。何其光明。二物深藏。以供老宿。取而贈我。自頂至足。皆贊公賜。我自顧無趣。徒愧細軟光明之物。乃交情尚新。有此青絲白氎之遺。是贊公才如道林。德過惠遠也。時暮矣。雨敲竹響。風動芹香。回首圖畫上。龍鱗躍躍。得雲雨而潤澤。偶然觸目。有覺於心。詎無謂哉。○龍鱗句。應比蕭宗飛龍在天。行雲施雨。故曰最覺。或引張彥遠名畫記。謂寺中有鄭法輪。田僧亮。諸名蹟。故云。畫蹟不乏。必有說也。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

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遇。包蒙欣有擊。

八句禪理誦詩

渾遊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精微穿漠

滓。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互推激。

八句誦詩

請翠駮。誰翦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闕。

以上句紫燕自超作結。是愛而有

五臺有石壁寺。禪家有黑白業。今許生為五臺賓。學白業於其處。余亦嘗師粲可。兩師未能解脫。有何階以及子。子獨引我為匹敵耶。當此離羣索居。相逢於此。以我蒙求。欣生有擊。况生詩更有過人者。生詩不為他人誦。獨為余誦。渾渾遊衍。一氣呼成。落落多奇。四座辟易。由其律度。應手如莊子所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而不

失毫芒。其音調清心。使聽者如在秋風邊。寒時忽然鳴。鏘入耳。不獨渾游衍耳。精微之旨。直穿混茫。不獨驚四座耳。飛動之氣。直摧霹靂。此與陶潛謝眺無所枝梧。國風離騷。其相推激。聽生誦詩。其卓犖處。直馬中紫燕。人間翠駿。乃其請亦自超絕耳。誰剪拂之。洗剔之餘。聲聞寥而愛之。蓋由君意透闢。人莫能知。故夜誦之餘。聲聞寥聞。是生詩與禪理俱遠也。○公論詩於許十一。曰。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于高岑。曰。意極翾飛。動篇終接混茫。於劉伯華。曰。神融躡飛動。戰勝洗凌兢。而於已。則曰。下筆如有神。詩成覺有神。詩應有神助。可以想公之超矣。詰

雨過蘇端

公自注
端置酒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以上兩過蘇端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憶懷抱。紅稠屋

角花。碧委墻。隔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以上端置酒况蒙

霈澤垂糧粒。或自保。

繳雨亦好意

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以時

結事

雞初鳴時。風雨交作。雖久旱喜雨。出門殊礙。乃不憚杖藜踏泥者。饑驅故耳。諸家所歷。一飯之後。跡便如掃。可數過者。惟蘇侯。蓋每往。必歡喜傾倒也。可憐蘇侯家亦貧。家貧而梨棗必供。酒醪必具。具必欲飲。必醉。醉必攄懷抱。而後已。當此喪亂。長安中。無復花草。今蘇侯家。風雨之後。紅花稠屋。碧草棲墻。我輩苟全性命。亦猶是耳。且與親朋共縱談謔。藉喧鬧慰衰年。歡喜傾倒如此。况久旱得雨。庶幾有秋。我妻孥雖在鄜州。遠隔軍壘。秋成有望。可免斯飢。又何關心之有。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熒

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八句干戈

雖橫放慘澹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

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八句對時事干

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無疵瑕英賢遇

轍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回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

滄海有靈槎焉能學眾口咄咄空咨嗟以上自感

寓陷賊意久旱須雨既雨須晴故晴亦佳也於時出郭遠眺春光

晴麗物華自若陵陂之麥得晴青熒桃李之花向晴窈

窕亮春夏皆有實矣庶我飢亦有涯也此晴為可喜耳

或者干戈橫放撲滅為難慘澹龍蛇玄黃方戰農事妨

矣何喜之有雖則云然乃既雨而晴甘澤已優力耕未

晚而况丁男雖出成婦尚存禾黍力有不勝菜麻則可

種植此晴為終可喜耳但世亂未夷我志高蹈往者採

芝種瓜其人皆不免窮餓而死然無暇可摘故知英賢

遇難見幾遠引如龍蟠泥不為人得今雖陷賊思至於

賊此亦自昧所適回首殊晚已矣商山芝東門瓜甘讓

古人矣若夫漢陰我故鄉滄海我素志庶抱甕泛槓以

終餘生至若眾口咄嗟書空志怪我既長往焉用學彼

哉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時祿山為子慶緒弑公與鄭虔將脫賊歸廣文為鄭虔

原秩虔陷賊中偽授水部詐稱風緩以密章達靈武書

曰鄭廣文舉其爵原其心也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二句領燃臍郿塢敗握節漢臣

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

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畱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誰料生戎馬今日戎馬出意外也焉得共酒杯今日酒杯更出意外也得共酒杯者由祿山已死為董卓燃臍

吾輩得歸同蘇卿握節雖則云回乃我與廣文年皆老矣髮有千莖之雪宦亦淡矣心餘一寸之灰回首別離俱經死地一朝披寫忽復登臺此臺為駙馬吹簫處今得重對此臺又廣文小阮宅今與偕來醉阮宅舞秦臺其樂何極但死別之餘忽焉聚首雖則徘徊亦強自排遣而已○祿山築城有同郿塢祿山斫腹死有似燃臍故云

歸鳳翔及省家鄜州詩 至德二載

喜達行在三首

時脫賊歸鳳翔喜達者得遂羸服而奔之初心也

西憶岐陽信無人逐却回眼穿當落日心死着寒灰四句在賊

時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二句在道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

來二句已達

至尊行在鳳翔我前此向西而憶無人傳信故遂却回不能遠達也彼時眼穿矣但當落日心死矣已置寒灰今幸脫賊在道一路人烟斷絕惟有霧樹成行引我歸路而况山勢向背雖有蓮峯可望恍惚時開而鳳翔至矣忽見所親驚我老瘦詎知側身潛避歷盡艱辛從賊中來欲不老瘦得乎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承愁思

夕笳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承淒涼喜心翻到極嗚咽淚

霑巾結總收

我在賊時聽胡笳幾經愁思望漢苑無限淒涼也當愁思胡笳夕而望生還何可復得忽從賊中生還者乃是今日事耳生還則人雖則生還間道而行人與鬼鄰亦不過暫時人耳當淒涼漢苑春而思故國司隸之章南陽之氣喜更新也見司隸對南陽喜心為之翻倒回想愁思淒涼生還間道時痛定思痛又不覺灑淚沾巾已

有是境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二句承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重數中興年。六句

極寫喜

達意

我在道時。獨行中路。萬一死去。憑誰報也。在道何暇。計及。及至歸來。痛定思痛。始自憐耳。未歸。幾不得瞻太白。至歸。太白之雪。猶得重瞻。未歸。幾不得遇武功。至歸。武功之天。喜得重遇。前此形神沮喪。影搖搖矣。今立于官隊裏。我影方靜。向來危不自保。心戚戚矣。今在七校軍前。我心始蘇。夫身達行在。喜但一人。社稷中興。喜關君國。今日何日。社稷中興之日。從此於萬斯年。豈有量哉。○當時賊兵所及。西不過武功。是武功天。猶聖朝日月。故喜遇千官七校二句。亦寫出司隸威儀。整齊嚴肅。非復靈武初即位。文武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時。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

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

遺流離。王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以上述未能寄

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慘到雞狗。山中漏

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

盡室。豈相偶。欽寄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

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以上述寄書漢運初中

興平生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挽合

我去秋為賊所得。自分與家永訣。幸而今夏脫身西歸。涕淚受官。流離供職。朝廷恩重。妻子念輕。所以欲訪室家。未忍上瀆耳。自隔絕來。亦曾寄書問家矣。傳聞賊到彼處。殺慘殆盡。我山中茅屋。向來戶牖。必摧頽於蒼松之根。被慘者。骨應未朽。亮苟全性命者。能有幾人。凡有室家者。豈能相耦。遙想盜賊充斥。猛虎縱橫。我書雖寄。

回首轉成鬱結耳。憶自寄書已十閱月。倘傳聞而不確。消息可喜也。倘傳聞而或確。消息可畏也。寸心茫然。付之何有。所幸漢運中興。平生耽酒。酌酒相賀。定有歡會之處。但恐家室不保。終成窮獨。隔絕者。不終成隔絕耶。

彭衙行

此詩定是至德二載已達行在。後作詩中別來歲月週句可見。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領下二句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

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

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嘖。小兒強

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禦濕備。

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濶。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餓糧。卑枝

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畱同家窪。欲出蘆子

關道 故人有孫宰。高義薄層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

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

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餐。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遂空

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

週。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墜爾前。以上頌

白水縣東北有彭衙道。憶去歲避賊。自奉先攜家將往。鄜州。從白水北行。歷土山。走窮谷。妻子徒步。惟恐逢人。

一路北走。但聞谷鳥悲吟。幾見遊子南還。耶女飢而啼。畏猛虎之尋聲。兒飢而索。指道旁之苦李。况雷雨涉旬。

牽攀滑足。既乏備雨。又苦禦寒。以至數里。村稀。終朝人絕。食則非猿而覓果。處則如鳥之棲枝。曉涉波而山徑。

為迷。暮投宿。而野煙為伴。北走險艱如此。未幾前路。是同家窪矣。少焉恍惚。見蘆子關矣。險艱已脫。遂望鄜州。

而趨。時苦。卽次靡托。何幸得逢孫宰。夜黑張燈。張燈啓扉。非復夜深彭衙。月照荒山時矣。暖湯濯足。剪紙招魂。

非復牽攀泥濘徑滑衣寒時矣。出妻孥而相見。逢人厚
顏何有矣。喚衆雛而霑餐道旁。苦李休索矣。與夫子而
爲弟昆。非復窮途契濶也。空高堂而居我室。庶免暮宿
天邊也。自歎險艱。得此高義。披肝露膽。何日忘之。奉別
以來。歲月已過。祿山構禍。猶然未息。我妻子寄居鄆州。
皆孫宰賜。自恨身無羽翼。安得奮飛到爾。一話濶悰哉。
○剪紙剪
紙爲旒

送從弟壺河西判官

亞於靈武。上書論時事。擢校書郎。至德二
載夏。杜鴻漸繼周泌節度河西。亞爲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四句
發端
令弟草屨來。蒼然論時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
五十家。爾頗爲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畧文字。經綸皆新
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尙爲灰。君臣皆下淚。以上叙
崆峒地

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天暗烽燧。帝曰大布衣。

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

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以上擢
判河西孤峯石戴驛。快

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

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我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

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以上
送別

南風不宜於秋聲。南風而作秋聲。則殺氣薄於炎熾。因
而鷹隼亦擊。盛夏蓋因時危。異人不容緩耳。異人如弟
從草間來。當弟靈武。上書切論時事。一時召對。遂聳宸
聰。蓋由得藏甲兵。不啻武庫。故應對便捷。通達不拘。新
語投時。神器可正。當此社稷灰燼。君臣臥薪。宜乎一聽
子言。莫不揮涕。庶幾夾輔天子。奈時勢方危。何益鳳翔
移軍地。軸未固。蕃戎叵測。天傾未寧。西極有瘡痍之悲。
連山多烽燧之警。時危如此。亟須異人。於是帝曰。子從

草間來。雖大布衣。河西元帥。賴子為佐。吾欲坐看河西。一帶流沙。水清非子奉使。不奏厥績。今日論事。已前席矣。他日還須待子。况子之才。無俟歷試。特以武威多故。武威存。河隴諸處存。武威危。河隴諸處危。倘務苟安。勿策長久。非勝筭也。所以遣子者。實賴子為國家計。長久存。武威以存。隴右河西耳。弟奉王命而往。乘傳叱馭。星言載馳。飢飮黃羊。渴飲蘆酒。大丈夫如此。差足快意。志士於此。獨慘澹不樂者。以安邊弭敵。不足奇。撥亂反正。斯足慰也。况騏驎何可駕。鼓車宏才。豈堪判邊塞。龍媒之馬。不忘主而回頭。夾輔之才。將內召而有待。武威之役。天子將於子卜。致遠畧。以為夾輔乘輿地。弟勉之矣。○按亞於大曆年間。為諫議大夫。使魏州宣慰。繼又為江西觀察使。足見其能。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至德二載正月。河西兵馬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等殺節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中。小城有七。胡據其五。故詩中有嚴城。城堡等句。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四句侍御

赴武威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城到須早。

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牧遺昨。風俗方再造。八句赴武

威之故。族父領元戎。聲名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

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絕島。尊前

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遠送。雲雨白浩浩。以上東郊送別

尙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蒼昊。四句勉之

此驄馬鑿蹄新。銀鞍好騎之者。何人乃繡衣郎。騎往交河也。交河遠矣。匆匆取別。何為者。天子為涼州嚴城。非驄馬使。不足彈壓耳。涼州去秋。羣胡作亂。天子不得已。遣將勦絕。今日不然。其民久罹塗炭。亟圖撫綏。使武威遺昨。有更生之樂。天子為此特遣。况節度茲地者。我族父鴻漸。望重臺閣。但侍御為我賢僚。奪之遠去。殊介介

耳侍御才思濶絕千頃汪汪蓋詩人之流皇國之寶今奪我同官於尊前往按城堡於塞上豈獨人即皇天亦為興悲而雲雨之色浩浩都白况安史造逆以來陝洛未清瘡痍滿目吐蕃回測西極俱傾借問侍御何力回天蓋不獨武威然也○安邊長策以牧民為禦寇邊心固則邊患息故曰此行牧遺毗杜鴻漸繼周泌節度河西公於杜亞判河西則曰藉卿佐元帥為畫長久利於長孫判武威則曰族父領元戎奪我同官良明知鴻漸彈壓不足有賴於幕下賢佐大曆間崔旰之畔鴻漸專務姑息且不能制即邊境可知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
四句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四句
對月

感之

秋期近則月影清其影何如縱入天河蟾光不沒其中玉兔搗藥長生之藥者又歷歷如見焉詎知乞藥無從祇益丹心之苦長生麻自空添白髮之明丹心若白髮者只為干戈故耳若論干戈月光所及無不遍照獨長安國西賊營布列月影雖清休照可也○當時長安國西皆為敵壘賊營西至武功而止故曰休照國西營以見安慶緒之惡不容於照臨下也若九月官軍陳香積橋正大舉滅寇時日月所當怙冒安得曰休照舊註誤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

幸無恙驥子最憐渠以上得家書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

毛趨帳殿一命侍鑾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

過雁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以上得家書之感

喪亂寄書但憑遊客今得家信知鄜州雖遭殺戮我家
人於彼猶幸舊居如故耳熊兒亦可憐得家書喜其無
恙驥子亮無恙得家書不覺生憐我豈不欲亟圖聚首
乃臨老而羈孤異地傷時而會合偏疎者年近二毛今

趨行在官叨一命言歸未遑耳况慶緒妖氛正滿北闕
幸天時肅殺已逼西郊對此涼秋風雨魚書雁陣總總
關情庶幾他日得歸澗水空山柴門老
樹間荷鋤以隱二毛一命豈我志哉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
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
收四極我得制以上時事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河稅使者紛星
散王綱尚旒綴以上漢中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
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以上侍御幕府輟諫
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肝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
史晨征憇正當艱難時實賴長久計以上往判漢中回風吹獨樹

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

方迢遞以上送別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

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以上自序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威不可一日不張自天寶年間朝
廷武備不飭象為弛弓因以致亂使軋坤血戰狼虎縱
橫幸今上即位靈武振積敝作六師移蹕鳳翔揚威沙
裔雖二京未收四極已制然以濟軍需則莫急於租庸
漢中其咽喉哉今日漢水清淮河通江淮租庸已至江
洋漢中軍需既不困矣然使者星散王綱渺然猶賴漢
中王為南伯都督梁州主持江淮租庸乃幕下從事未
得賢者幸而侍御立談即契蓋由侍御上知天文下諳
兵法知天文則判遐方從無此例只因至尊宵旰念漢中
天子近臣出判遐方從無此例只因至尊宵旰念漢中
租庸國命所係而民力方苦又須輕徭薄賦以撫字之
故特輟諫官暮徵晨發國家當艱難時凡事當圖遠太
勿貪近功侍御勉哉回風蕭颯白日淒其蒼烟之根兩
人一慟山家之戶萬里誰開居此地者牢落何堪判遐

方者幾時得到也。念爾生離悲，余將老願為陶唐遺民。耕鑿未遂，欲望後漢列帝。匡復無資，汝固望漢中行。我亦向鄆州去矣。○漢中屬梁州，至德元載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濟沂江漢，上至洋川，今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濟軍。二載，上至鳳翔，江淮租庸始至江洋漢中。漢水清等句，正指此事。我得制我字，即孔子作春秋以魯為我之意。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四句

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

艱難際，張目視仇讐。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以上鑾輿

駐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此邦承平

日，剽劫吏所羞。况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八句府中韋使

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走

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羗父豪豬韡。羗兒青

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

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以上

谷防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赴同

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足縱冥搜。題詩

得秀句，札翰時相投。以上

送別我與子昔陷賊中，今歸行在。以王事故，留者留，去者去。獨遣子者，今日兵馬逼側，急需良籌，乃行在左右，能分于憂者，蓋少。子軀幹渺小，似乎儒者，然人能濟勝，不在力之強弱，在氣之勇怯。子雖渺小，老氣橫絕，可赴巖疆而勝任矣。况艱難之際，挺身直前，每遇仇讐，張目不避。有節如此，朝廷壯之，遂奉詔書，參謀邊郡，有同谷防禦

之役同谷為鳳翔咽喉扼弱水控袍罕密邇行在承平
尚患剽掠捨攘豈能無事此懷柔之畧雖有使君防禦
之功尤需幕佐使君為子諸父今往參謀兩美自合耳
於時子方受詞於鳳翔太白遂走馬於同谷仇池以臨
羌境遙知羌山赤土色裂丹沙羌地陰寒雲埋白雪顧
此羌父羌兒穿猪韉着兇裘剽掠無人之墟自謂朝廷
戈矛所不及子橫戈直入角聲所向鳥出死樹龍拔老
湫此豪猪韉青兇裘者有不膽破心寒哉猶是軀幹渺
小之人憤氣一激直摧林丘信乎挺身艱難張目仇讐
而有壯節者惟是中原多故後會難期于本俊茂才文
儒士此行若有悵然者不知百年賦命浮沉與俱况論
兵有暇沙上積雪之境可縱冥搜以資吟咏所望爾音
頻寄庶不失同患難
共王事之誼云爾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輝赫舊家聲鵬鸞
乘時去驂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

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和虜猶懷惠防

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以上叙英又充隴右節度燕薊奔

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

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

絳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總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

明翠恩朝共落榆桷夜同傾以上叙安史之亂三月師逾整羣胡

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

卿幾時回節鉞僇力掃撓槍以上叙武功之役得兼太僕并伏結意圭竇三

千士雲梯七十城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

周行獨坐榮隨肩趨刻漏短髮寄簪纓徑欲依依劉表還疑

厭禰衡漸衰那忍別忍淚獨含情以上廢邑狐狸語空村

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

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以上冀其早旋收京

中丞舊為天水太守繼為大震關使是西山將也今加隴右節度詔發於彼兵屯於此蓋因此處為吐蕃要衝耳中丞生自將門循部曲振家聲今以鵬鸞之姿乘時而起驕驕之種顧主而鳴際此艱難須得上策即前程亦易耳奉詔行矣日當軒蓋風捲旆旌天水纔離雪山已到當念吐蕃和好嘗懷舊恩今日防邊不在驚擾我所謂艱難須上策者務在鎮靜以寓專征夫吐蕃當撫者以安史未滅也撫吐蕃使不擾然後得以及長安往年安史以幽薊叛將首陷河北次犯東都以及長安中原遂不可問今日祿山雖剪慶緒未平猶憶飛矢昭陽吟笳細柳宮妃掩袂王子窻身熒惑犯而天子出奔鐵騎馳而園陵震動茂陵金椀便出人間銅臺總帷忽悲零落雨飛天廟火徹眾愚國難如此今年三月庸調都至大帥已整安史羣兇范日就烹中丞裝創而戰

流矢貫胸武功之役有戰克機乘此垂成何難掃蕩所以一時妙譽遂奉殊恩厠列卿兼太僕今日復有隴右節度之命但我所期於中丞者節鉞遄歸戮力一戰掃盡安史餘氛耳今日幕中所收不乏三千之士雲梯已具誰下七十之城七十城必須躡生憑軾而我非其類三千士何取叔孫習儀而我是其倫通籍在朝微班忝竊周行好我獨坐空依雖趨刻漏不過隨肩偶寄簪纓仍憐短髮本無宦情似依荆之王粲還疑取厭如戾俗之禰衡當此廢邑狐狸半是勝廣之族空村虎豹無非安史之徒塗炭如斯匡扶難緩况廣平王已調新律李嗣業將壓舊京中丞此行雖曰安邊為務安邊之後亟歸討賊扈駕還京時哉勿可失也○至德二載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上欲乘兵擣賊腹心於是王思禮軍武功王難得軍西原郭英又軍東原是三月師逾整羣兇勢就烹也時英又流矢貫願裝創而戰因王難得不協心遂至敗績是瘡痍親接戰勇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至德元載吐蕃贊普遣使請助國討賊二載吐蕃又遣使修好上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楊六判官佐之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四句

西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敕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四句

使西蕃之故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

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

酒排金盃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以上判官使西

蕃慎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勉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之慰秋風初落海氣方寒此時遠使絕域又值國家多故誠有難為別者乃不得不往以絕域有同仇之怒蕃夷敦修好之誠也勅書之賜既憐贊普甲兵之助定慰長安以報聘而宣命前程難緩賴正使之惟良待士原寬判

而行大丈夫許國義當如此夫投筆據鞍則不復儒衣矣此時猶儒衣即山鳥亦怪其迂抑投筆據鞍則漢節在手矣此時持漢節將野童亦看而喜判官此行適彼

贊普成禮於邊酒夷歌之餘仗節於草肥雪重之處慎參謀畫勿令蕃人窺中國之淺深整飭羽翰勿令外夷

見天朝之強弱行見握節言歸搏風直上則今日起為官不過使臣將來權可取豈止以使臣終判官勉旃

惟良指南巨川呂刑曰惟良折獄不但漢書其惟良二千石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會擢桂憲府舊乘驄四句

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栢蕭瑟九原中四句

侍御未及赴武威而卒想其平生道為天下重者以詩書名為一時雄者以賦頌始而登第擢桂禮闈繼而為官乘驄憲府今日生涯流水世事浮雲惟餘臺中舊栢一伴九原耳風流安在也

侍御未及赴武威而卒想其平生道為天下重者以詩書名為一時雄者以賦頌始而登第擢桂禮闈繼而為官乘驄憲府今日生涯流水世事浮雲惟餘臺中舊栢一伴九原耳風流安在也

侍御未及赴武威而卒想其平生道為天下重者以詩書名為一時雄者以賦頌始而登第擢桂禮闈繼而為官乘驄憲府今日生涯流水世事浮雲惟餘臺中舊栢一伴九原耳風流安在也

侍御未及赴武威而卒想其平生道為天下重者以詩書名為一時雄者以賦頌始而登第擢桂禮闈繼而為官乘驄憲府今日生涯流水世事浮雲惟餘臺中舊栢一伴九原耳風流安在也

侍御未及赴武威而卒想其平生道為天下重者以詩書名為一時雄者以賦頌始而登第擢桂禮闈繼而為官乘驄憲府今日生涯流水世事浮雲惟餘臺中舊栢一伴九原耳風流安在也

奉贈嚴八閣老

嚴武初為哥舒翰判官至德元載赴行在以房琯薦遷給事中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四句贈武

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四句自叙

黃閣難登公以扈聖而登夫豈倖致然扈聖行在得登黃閣亦不獨公公妙年故不同耳公登黃閣如蛟龍得雨公獨妙年如鵬鶚凌秋若我疎放荷公待以客禮幸而接聯與公同一官曹况公新詩無瑕可摘老夫雖老以佐官曹不足以傳公詩有餘老夫不傳公詩誰人能傳也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時公已奉墨勅歸鄜省家別賈嚴外又有兩補闕左韋少遊右岑參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四句留別

之情就道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四句

之情我暫往田園與同官作別亦何足傷可傷者戎馬時耳自鳳翔還鄜道遠矣去遠留詩庶同官者見詩如見我當戎馬言別愁多矣愁多任酒庶離羣者飲斯酒得以忘愁彼歸途莫苦遇雨一秋常雨今日無雲似北歸者可免斯苦但山路雖晴角聲到處夫豈田園暫往之時祇切戎馬離羣之痛耳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飢鳥集成樓四句晚行

景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四句

所感晚行

所感三川可到晚行則不可到所見晚山稠疊耳而况落雁無依浮沉寒水飢鳥失所棲遲戍樓風景蕭條如此昔

年朝市舉目不同今日兵戈何時得息猶幸脫賊奉勅
還家但我一官遲暮白首言歸比之梁總遇亂還家猶
是黑頭年少多愧不如也○落雁二句有
祥羊續首三星在留并春燕巢於林木之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喚起下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

神三句獨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

野四句獨酌

燈花非無為也今頗怪之怪此燈花何故太喜意者為
綠酒相親之故夫燈花則怪其太喜綠酒則愛其相親
者以我今夜猶為客也幸而醉裏從其為客且我獨酌
方吟詩也醉而詩成更覺有神此則可喜者至若兵戈
何時去眼儒術豈足謀身年當二毛秩叨一命似此低
頭束縛不如野人優游今日雖獨酌成詩念微官而低
頭向人苦則有之愧則有之何喜之有而燈花
約約此則我所不解者○低頭就之出梁鴻傳

徒步歸行

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
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至德二載上幸鳳翔議人舉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當括
馬後公為拾遺徒步而歸偪側行曾云自從官馬送還
官時李嗣業有
宛馬千匹云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

定禍亂非公誰四句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四句徒人生交契無

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

驃四句
借馬

壯年致主危時捐軀特患無經濟耳公經濟為國所需
定社稷戡禍亂舍公誰屬若我徒步歸者蓋有故也當
此朝廷府庫無蓄積官吏鮮飽敢皇輕肥况青袍朝士
中老夫最困徒步歸省何怪其然但我固白頭公當黑

首人生要在契合。何論老少。我思朝士。公為武臣。論交便是同調。何分文武。此時山中。毒子無可告哀。自傷徒步。非馬不濟。公有追風神駿。亮勿為是步者。勦也。○須公櫪上。追風驃。公意禍亂方殷。九州萬戶。如我一家。哭者何限。非李戡定。保聚無期。李即追風驃也。是年九月。香積寺之戰。李為前軍。官軍為賊所乘。李肉袒立陣前。大呼奮擊。人馬辟易。是真追風驃。公蓋寓意於借馬云。

九成宮

九成宮。即隋仁壽宮。太宗常修以避暑。山有九重。因名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岌業土囊口。立神

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以上叙紛

披長松。倒揭嶒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四句叙其衰

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

新增修。尚置官府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以上借我

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守太白。駢馬更回首。四句叙曰叙

我行至鳳翔麟遊縣。山中有九成宮者。境深百里。其間斷崖形如杵臼。層宮上構。勢若憑風。風出土囊。蓬蓬然盛據勢。何險絕也。其制度則棟梁之扶。疑於立神。戶牖之開。幾於鑿翠。其陽則產靈芝。故名仁壽。其陰則宿牛斗。故堪避暑。壯麗如此。今宮前長松。紛披爭倒。宮前怪石。揭嶒亂趨。哀猿啼。客淚迸。此曷故哉。以此九成宮。我先皇避暑處。實隋家仁壽宮。今松倒石走。摧頽至此。豈特摧頽。竟為唐有。假使當年。隋帝有道。此宮依然。仁壽我唐焉。得有之。我唐有鑒於昔。不加增修。祇因先皇時巡避暑。原非瑤水之迹。然此宮。則亡國遺基。實雕墻之股鑿。我來俯仰。不勝嗟歎者。念天王出狩。駐蹕鳳翔。跋馬回首。願今上以亡隋為鑒也。○按定隋楊素作仁壽宮。夷山塹谷。窮極壯麗。故詩中有斷崖鑿翠等句。玄宗華清。猶隋仁壽。隋之仁壽。為巨唐有。唐之華清。今安在也。肅宗至靈武。魏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肅宗

悉命撤去是能凜雕甍之鑿者此詩荒
哉一段指陳今昔真大雅殷鑒之遺

玉華宮

宮係唐貞觀年間作舊註梅聖俞曰玉華宮前有晉
荀堅墓蔡夢弼云公詩末意傷荀堅安在也姑從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以上

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

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以上憂來

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四句

延安宜君縣有宮名玉華者但聞溪水鳴咽松聲蕭條
雖有古瓦亦為蒼鼠竄處欲問何王今誰在者但絕壁
下所有遺構耳而况宮前有墓其陰房鬼火常青其
壞道哀湍自瀉雖萬籟笙竽祇助哀湍之戚秋色瀟灑
徒添鬼火之愁回想當年侍金輿者有美人今美人何
在久黃土矣所供奉者誰歟石馬今故物絕少獨石馬

耳彼荀堅何伯圖春東晉自謂千秋萬世至於金輿
不見石馬徒存况津梁間人或藉草悲歌泪流盈把顧
此征途去者去來者來誰為
不死者玉華宮不足傷矣

塞蘆子

時公出蘆子關將抵鄜蘆子關在延州延州為長安門
戶蘆子關其扼塞處塞蘆子扼高史二寇非為吐蕃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

割懷衛奔巖西未已回畧大荒來嶠函蓋虛爾以上塞蘆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四句

岐有薛大夫傍制山賊起近聞昆茂徒為退三百里四

舉近事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叫九閭胡行速如鬼

一結
叮嚀

受降五城遠隔河水向有邊兵。晉祿山作亂邊兵精銳者皆徵入援今五城內一望荆杞。一賊將史思明方自博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已割懷魯一帶高秀巖自大同與思明兵合其西來之勢亦復猖獗二賊將欲取太原長驅朔方河隴間回畧大荒之外然嶠函內已知其空虛也延州蘆子為秦北戶其關防尚可倚賴乘彼嶠函空虛得偏師一萬急塞蘆子更約薛大夫景仙相為犄角內制山賊外禦昆戎即長安可收復耳况景仙三却祿山近事已效夫蘆關之塞非為他也一塞史高西從此俱扼我意則然誰能上達彼胡之行其速如鬼及今不防何可及哉。○自立宗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往殺賊賊不能制長安子女盡輸洛陽宜嶠函內賊兵空虛塞蘆子疾驅長安何難一舉收復公曰嶠函蓋虛爾語非漫下昆戎徒指祿山速如鬼暗用漢書天馬來化若鬼總言神速

羗村

嶧嶧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四句歸鄉

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

滿牆頭感歎亦欷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以上歸時情景

我家羗村赤雲日脚下彷彿見之遂望柴門而趨顧此柴門人踪久絕鳥雀之噪蓋因歸客從千里至也爾時妻孥方盼我歸及見歸客不覺驚怪蓋由喪亂之餘萬死一生我之生還原屬偶爾今日人耶鬼耶誠難免妻孥之驚怪耳不獨妻孥鄰人聚觀者亦為感歎此夜不寐如在夢中秉燭話別真不料有今日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十句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

憶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前百慮以上承還

家少歡趣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對酌且用慰遲暮

以上應晚歲迫偷生

我年遲暮無他樹立不過偷生可迫坊還家及至還家愁懷又集未見有歡趣也往橋口兀依依膝下別離既久愛我者轉而畏我况昨歲追游池樹北風忽勁歲月已非顧此一歲中流離漂薄與言及此百慮煎心何歡趣之有乃偷生之計則已定矣禾黍既收糟凍幸注我平生耽酒今得生還且復斟酌以慰暮齒我晚歲迫偷生如此○公羸服脫賊幸奔行在夫豈偷生者今日奉勅還家尚曰晚歲迫偷生何以處北寺諸人甘膺偽命者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四句

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

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以上客請

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四句

我初歸而鳥雀喧喧客今來而羣雞鬪裝門人跡久矣斷絕禽鳥怪人有如此者驅雞上樹始聞扣門客何為者

蓋有四五人而皆父老知我遠歸來相問訊耳手中有攜率皆酒榼傾榼而飲清濁不同酒味薄矣父老曰酒味之薄者以年來耕黍地者無人也耕無人者以今日東征兒童去盡也父老艱難哉艱難之際荷此深情我滋愧矣於是為父老歌而仰天歎父老聽我歌而涕縱橫一時情事又如此○公於李公見訪則曰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否於羗村則曰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於江村則曰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於寒食則曰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於櫻桃則曰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而自已一則曰藥許鄰人斲一則曰不教鸞鴨惱比鄰一則曰堂前撲棗任西鄰若此類不一而足亦可見公篤於鄰誼矣公嘗曰喜結仁里歡豈欺我哉

杜詩闡卷之五 終

杜詩圖卷之六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閣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省家扈從還京詩

至德二載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
 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八句前拜
 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
 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庸憤所切揮涕戀行在

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符畢。

十二句後
福之綱

靡靡踰

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
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岐入地底。涇渭
中蕩滂。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
轍。可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
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
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
我僕猶木末。鳴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
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
物。此段叙
在道况我墜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

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
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纒過膝。海圖
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
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慄慄。粉黛亦解包。衾
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
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濶。生還對童穉。似欲忘飢渴。
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喚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
且慰意。生理焉得說。此段叙還家
以上是皇帝二
載秋閏八月初吉八句之紀至尊尚
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
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

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
 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次四京不足拔官
 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畧恒碣昊天積
 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
 皇綱未宜絕此段叙官軍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
 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
 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
 猶活此段追叙玄宗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闕都人望翠華佳氣
 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

達此段以中興結以上是拜辭語

皇帝即位已繼二載八月初吉正朝延大舉討賊時杜
 子有事北征者徒為情緒蒼茫離家已久也歸則歸矣
 敢自主哉蓋時方多故臣子無家恩詔許歸自慙叨被
 許則許矣敢遂歸哉詣闕拜辭怵惕未出蓋以才慙補
 袞有負聖明况安史未夷甫憤正切所以辭朝未果首
 路旁皇似此乾坤憂虞何時畢耶於是就道靡靡然似
 黍離之大夫心如醉矣蕭蕭然見人煙之斷絕景堪傷
 矣瘡痍載道呻吟滿耳望君門兮何在庶行在兮伊邇
 回首鳳翔此我君駐蹕處也旌旗明滅正羽林嚴警時
 也於焉登山於焉率水猛虎吼蒼崖裂伊可畏也菊垂
 花石戴轍亦可玩也典對青雲而忽動悅隨幽事而亦
 發所見山果之瑣細多半橡栗之雜生或紅或黑或甘
 或苦雨露所濡無不結實物生之齊一如此人參
 差謂何因思桃源可棲因歎身世多拙始焉戀主則回
 首鳳翔旌旗猶明滅也去國似遠而未遠繼焉懷家則
 前眺鄜時巖穴頻出沒焉到家似近而未近我心孔亟
 身已水濱我僕既痛行猶木末鷓鴣對客而鳴似有情
 也野鼠見人而拱似有禮也行到哥舒之戰場猶見潼
 關之白骨當時一戰而潰何倉卒耶遂令秦民半為異
 物况我陷賊今歸鬢毛盡白不遇經年間事妻子凍餒

寒至此相見時哭撼松聲悲咽泉水平生雪兒何等
 駭愛今日垢膩觸目不堪兒脚不襪矣女衣補綻耳所
 補綻者昔有海圖之衣舊繡之服今波濤坼曲折移而
 海圖天吳舊繡紫鳳一經補綻皆顛倒於短褐之上兒
 女之可憐如此老夫之情懷自傷自顧又無囊中帛何
 以救汝寒慄慄也未幾粉黛衾衾稍稍羅列瘦妻嬌女
 膏沐重施女學母而施妝畫眉兒見父而挽鬚問事我
 心征在道到家時情事如此當其在賊此景如夢今日
 新歸生理焉知夫蒼茫問家室君恩詔許之至情揮涕
 躬綵卒獨勞堪念耳仰觀而天色已改旁眺而妖氛亦
 豁天意改妖氛豁則陰風來回紆至矣回紆之王傾國
 劫順回紆之俗馳突為長人五千不為少馬萬匹亦已
 矣蓋此輩多不足貴其勇決則鷹騰箭疾有過人者宜
 乎至尊虛懷賞賜無筭廷議交推氣為所奪賊巢在東
 都先伊洛後西京用兵之勢也行見收者收拔者拔乘
 勝深入蓄銳並進即河北一帶若青徐若恒碣何難一
 朝底定即以天意斷之肅殺宜然以賊勢斷之歲月已
 屆以皇綱斷之國運未終雖然撥亂在今日致亂則在
 昔日也致亂由上皇乃上皇當日處貴妃安將士傳位
 今上以為中興地亦未可忘也猶憶昨歲亂離時與夏
 殷亡國原有異不獨奸臣如楊國忠競為菹醢同惡如
 秦韓虢三姨隨之蕩析即如貴妃猶之褒姒上皇毅然
 割愛馬嵬賜死此古先所無况今上又度越宣光為中
 興令主然上皇當日所以立賜處分陳立禮之功居多
 假使當日駕次馬嵬六軍不發立禮不建議將上皇不
 能割恩正法則將士一呼衆心瓦解乘輿安危尚未可
 知又安得宣旨馬前倉卒間有傳位太子之命不亦人
 盡非又焉得國猶活也今日西京未復大同殿淒涼可
 憫白獸闕寂寞堪悲然都人日望鑾輿佳氣常繞鳳闕
 諸宗在天靈爽應眷園陵無恙灑掃有時則太宗宏大
 之業一舉恢復矣我北征後冀朝廷亟圖討賊今上尅
 日中興有如此○慘澹隨回紆數旬公不願回紆助順
 也故曰喜馳突則其心必異曰少為貴則并不如無日
 頗延佇以見肅宗優待之過曰氣欲奪以見在廷無人
 倚仗之失先曰收伊洛次日拔西京當時香積寺師戰
 克而後先取東都則慶緒走新店之戰亦可免蓋賊巢在東都也惜乎計不出此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

是年九月大軍俱發至長安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大軍夾擊剪賊殆盡公在鄜聞之意其能破賊而賊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濠鼎魚猶假息穴蟻竟何逃四句總起

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

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

意遊覓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以上虛寫官元軍將臨賊境

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

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

時和運更遭誰云遺螫毒已是沃腥臊睿慮丹墀近神行

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

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劒吹毛以上實叙官軍已臨賊境喜覺都城動悲

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結意喜聞

京縣久為賊窟今雖潛處官軍已臨警彼虜魚暫時假息猶之穴蟻更欲何逃此行必剋賊必滅矣遙想行在

處文盈帳殿武列轅門截紫秦山正當警蹕淒涼漢苑已樹旌旄自此羊腸賊巢險失從茲雉尾宮扇雲高敵

營撤五原之壁壘空矣寇氣清八水之風濤散矣試看今日之天意誰假鼎穴之游魂賊勢既窮惟有乞降一

策慶緒渠魁殲之斯快况納叛非朝廷大體乞降為狡賊詐謀料亦徒勞靡用耳所以然者廣平王為龍種郭

子儀有豹韜王思禮佩呂虔之刀李嗣業秉蘇武之節數人者桓桓烈烈其氣奮揚可回飛鳥其聲辟易堪沒

巨鼇戈鋌則雪色俱開弓矢則秋毫都拆况運當否極時屬泰來决其必濟也但賊如毒螫毋俾遺種亮此腥

臊無不盡沃况至尊睿謀出人意表天威神助必獲萬全且回紇有助順之強兵安西渡臨洮而效力感恩圖

報何有殘孽行見銛鋒所向染血不難利劒一揮吹毛亦斷官軍必克為此故也微獨我喜波都城子女應亦

悲喜交集爭賣釵釧沽香醪以犒官軍如漢時殺董卓之日云○當時賊將乞降如史思明舉朝幸之獨張鎰

不可香積之帥公知必克但恐慶緒勢窮乞降故先為
斬絕之言曰乞降那更得又曰誰云遺螫毒足時香積
一戰賊勢大潰僕固懷恩謂廣平王曰賊棄城走矣請
以二萬騎追之縛取安守忠等廣平王曰將軍疲矣且
休息遲明謀至賊已宵遯是遺螫毒也明年公為華州
郭使君進滅寇圖狀云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尚假
餘息蟻聚苟活陛下猶覬其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務廣
寬大之本用明惡殺之德非愚所知可與此詩乞降等
句相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四句
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

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

險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以上叙潼關

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四句

事以
志戒

此方士卒何勞人草草耶蓋因收京後增修潼關阨塞
為築城故也城有大小大城之堅鐵亦不如小城稱是
小城之廣萬丈有餘大城可知築此何為潼關吏曰胡
雖去今還備胡也因而要我下馬指示山隅曰關枕高
山戰柵雲列鳥飛難渡何有寇來但不利於戰利於守
丈人但看要害處止容單車若奮戟則百戰難為功堅
守則一夫易為力不見至德元載桃林一戰哥舒師潰
溺死無筭已事可哀矣我為吏者但知築城至於防關
自有大將請丈人囑防關者以哥舒為鑒此則我所云
胡來但自守意也○祿山初反哥舒翰守潼關相持半
載餘賊兵衝突襄鄧間卒不敢窺潼關則守之效也夫
潼關宜守不宜戰李郭力持其議即祿山亦苦之謂嚴
莊曰今守潼關兵不能進是潼關守而賊坐困向使國
忠之奏不行中使之命不趣堅壁固守長安可保無恙
此詩眼目全在胡來但自守一句修關還備
句有諷正是焦頭爛額後為山突徙薪計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

四句追言

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畧更與萬方初

四句

京收京失

京收矣猶憶往者上皇仙仗忽離丹極祿山妖星遂犯
玉除夫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妖星既犯下殿之走
難免矣亦由平日好樓居耳昔者堯往汾水之陽宵然
若喪其天下上皇幸蜀汾陽之駕不過暫屈是仙仗雖
離不終離也魯連遺書燕將燕將自殺聊城終下今兩
京收復燕將之書不過聊飛而妖星之犯遂以滅迹也
先是七廟之畧幾幾不復萬方之民誰與更始今收京
廟筭依然幅員如昨不誠可喜耶○首四句從亂原說
入玄宗太阿不御委政奸臣仙仗久離祿山自華清賜
浴御床並坐賊星亦久犯帝下殿走隱用梁武帝跣足
下殿以禳之之意故曰須為亦為奔蜀解嘲樓居非神
仙之說古者天子慮四方多故不敢宴安必時巡以防

何如力士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此即好樓居意因玄
宗有望仙花萼諸樓也汾陽駕專指幸蜀舊謂李泌者
人謬燕將疑指哥舒翰書則指諸將之書按翰初降祿
山時以尺書招李光弼魯吳李祗等諸將皆復書切責
之祿山知不效乃囚翰苑中當時諸將若不復書書不
切責則翰於祿山方且信任反戈而攻自有諸將責翰
一書翰被囚使凡為將者知降賊不利殉國心堅是諸
將飛書於翰所以示向背之福禍明順逆之利害有關
匡復不細也或曰燕將是史思明飛書指李光弼招降
思明夫思明偽降在是年十二月於時既不合且史但
書耿仁智烏承玘說之未聞光弼於人又不合况思明
之降張鑄憂之其後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陰使烏承
玘計圖事泄而敗思明復叛則此舉
大不利於國家於事又不合難從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

謂在

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

四句感歎

叨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

從意 扈

我在鄜時生意蕭條自甘衰白天涯落漠正爾寂寥及收京忽聞哀詔意中事若出意外又下聖朝不一次且屢次焉今上收京固當爾爾但李泌是商老收京而後即去衡山我用念其羽翼之功上皇是文思表牋雖往尚未還京我因想夫文思之命今日扈駕還京叨逢下詔為禹湯罪已日聖明罪已小臣何功霑衿灑淚不禁望青霄於咽耳○肅宗即位靈武時赦天下改元是已下詔今收京又下詔曰忽聞曰又下公意上皇未歸詔書未應擅下與李泌一切家事請待上皇歸之意正合故曰懷商老先是靈武使者至蜀上皇曰自今以後四海軍國大事仍奏朕知詔書毋容擅頒矣公曰憶帝堯真悲痛之辭李太白上皇西巡歌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天無二日何得雙懸語意亦有謂

汗馬收宮闕春城鏜賊壕二句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六句

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六句

事

宮闕久陷汗馬收之賊壕久據一戰鏜之京收矣以酬將士朝廷自應班賞而歌杖杜况宗廟重建歸京後自及大享而薦櫻桃收京固可喜所患者資西域回紇諸兵以平亂此輩叛服不常橫戈數見勢恐不免即功臣恃功者又恐從此後甲第日高無復去病辭第之義耳凡此皆由貪天功以為己力殊不知收復神京亦由廟筭彼萬方臣子但知入賀亦思兩年來聖躬親在行間其勞為已甚乎○杖杜勞還役者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入長安葉護欲如約廣平王曰願至東京如約及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乃止自東京還上迎之長樂驛與宴宣政殿仍約歲遺回紇絹二萬匹公曰賞應歌杖杜以見收京後賞自應也回紇要求無厭朝廷亦不必縱之櫻桃薦太廟者禮仲夏天子乃羞含桃先薦寢廟收京在冬而云然者當時郊廟公曰櫻桃之薦歸自及之仲夏未晚也

瘦馬行

陳陶斜在咸陽縣東公悲青坂云我軍青坂在東門故托之東郊瘦馬依舊註謂為房琯作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骸碎兀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此

豈有意仍騰驥細看六印帶官字眾道三軍遺路旁皮乾

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以上寫其瘦去年奔波逐餘寇

驕驕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廐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

時歷塊悞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

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以上叙其瘦之

故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結應起處有

東郊有馬我見傷心骨出如墻其瘦如此而况重以羈絆豈不欲動不能自如騰驥無意矣乃此馬非私廐之

馬非無因至是者猶憶去年僂力勦寇驕驕且不見用

一時士卒皆選內廐之馬以為前驅焉知此東郊瘦馬

非乘輿之物宜乎六印之中猶帶官字只因恃才致遠

歷塊悞蹶遂致廢置此亦有使之然者豈汝能逆料而

周防耶見人慘澹若有哀訴之情已失主恩無復晶光

之色於時天寒遠放野雁伴之日暮不收飢烏啄之雖

則如此瘦馬之意還望主人收錄以圖後效有收養之

者願終其惠明年春草長時必能為主僂力以贖去年

一蹶之咎豈真無意騰驥也者○房琯喪師陳陶斜遂

罷相公既疏救復作瘦馬行當以中間三處為眼目一

日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驥絆之則制其騰

驥欲動則騰驥之志未忘轉欹側則願騰驥有所不能

公蓋云琯意尚欲効力朝廷棄之如此雖欲効力勢有

所阻也一日當時歷塊悞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歷塊

之馬何至於蹶過在委棄豈能周防公意琯之敗非以

卒予敵以效古法悞用車戰使然然琯當日猶欲持重

軍覆沒夫豈瑄能逆料耶一日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
明年春草長顏延年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今謂
不忘所自也公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曰臣不自度
量歎其功名未遂志氣挫衄願陛下棄細錄大是公意
欲朝廷棄瑄前讐俾瑄再圖後效蓋因瑄失職後頗快
快其黨為瑄揚言於朝云瑄有文武才宜大用肅宗聞
而惡之公難顯言寓意於馬以為瑄之快快非敢對
朝廷其効忠之念未嘗不切一章語意實有如此者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

別情見於詩

鄭公樗散鬢如絲醉後常稱老畫師二句鄭十八虔萬里傷心嚴

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二句鄭十八虔蒼惶已就長途

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承嚴譴句寫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

泉路盡交期承垂死句寫傷其臨老陷賊

傷哉鄭公一官樗散即畫師人所譴解者公於醉後往自稱原公之意誠得老畫師終足矣今貶台州司戶迢迢萬里遠奉嚴譴雖時值中興乃臨老垂死百年出處從此長已嚴譴如此公萬里長途蒼惶已就我一生知已出餞偏遲竟至缺為面別耶垂死如此悠悠此行亮已永訣庶幾九重泉路他年重叙交情我真情見乎詩矣○虔免死得貶寬矣公曰嚴譴蓋虔不得已陷賊以風緩辭水部以密章達靈武庶幾王維之流乃老而垂死遠貶台州當時六等定罪未盡平允李峴以崔呂用法深刻嚴譴二字正非無謂

畫鵲行

高堂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將生鵲說

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鳥

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沒長翮如

刀劍人寰可超越以上寫畫鵲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

雲沙際自有煙霧質我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六句感慨

高堂非鵲落地安得此秋骨爽然者不條鏃而突兀立此既乃知畫耳畫師巧妙直刮造化之窟寫此神俊以充觀瞻乃枝間之鵲見而忽驚豈知此畫鵲側腦而看其意常在霄漢何屑搏擊凡鳥與俱沒沒良由翻如刀劍目無人寰也但乾坤空濶終不能飛究竟粉墨之姿雖曰崢嶸仍歸蕭瑟彼雲沙上豈無煙交霧凝為真鵲者乃世人徒知畫鵲可愛所以粉墨幻質日供瞻玩置高堂之上煙霧奇姿紆鬱顧步老沙汀之間天下何多哉

臘日

臘月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

洩春光有柳條四句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四句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寒四句

天寶年來變理失職每當臘日臘氣尚遙今日人車柳條抽綠漏洩春光即物情知人事矣所以今年臘日縱酒之興欲謀良夜夫臘日原宜會飲謀良夜時事快心也還家之時方值散朝夫臘日原宜朝賀散晚朝君臣勤政也我朝臘日侍從諸臣必蒙宣賜喪亂以來此典久廢今口脂面藥自天而下一時朝臣胥帶翠管銀罌盛脂藥而歸無異景龍年間翠鏤牙管之故事此今年臘日為可喜與○九霄之上恩澤隨君非臣子所敢濫叨故曰隨恩澤

省中詩 乾元元年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公自注舍人先世掌絲綸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

殿風微燕雀高四句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奉和二句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結還自注意

夜交戌九天開矣於時曉漏將停春光正艷日色麗而龍蛇之畫於旗者其影若動風力微而燕雀之繞於殿者其飛為高早朝景象如此俄而朝罷凡為侍從殿上香煙攜歸滿袖未幾詩成獨我舍人行聞珠玉盡在揮毫舍人固世掌絲綸也世掌絲綸不足為美欲知舍人世掌絲綸之美只因舍人似謝超宗為池上鳳毛無忝先世此早朝詩為獨步而同寮樂和與○至父名曾嘗於景龍中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玄宗傳位至當讓冊進藁玄宗曰昔先帝異位於朕冊文卿父所為朕以大寶付儲卿又當演誥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是世掌絲綸也當時玄宗普安下制分遣諸王主其議者房瑄至實草制肅宗自納賀蘭進明諂已罷房瑄罷瑄凡瑄黨如至等者岌岌危矣但普安之制雖至屬筆靈武之冊亦至讓藁肅宗縱不滿普安之舉亦當念靈武之功乃不一月至出汝州世掌絲綸寓意正深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二句宣政殿宮草霏霏承

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鵝鵲亦多

時四句宣政殿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結還

校左

額於殿者有黃金榜金書宣政殿也列於殿者有赤羽旗所謂前朱雀也日射晴曛向明繼離氣象如此於時殿塔宮草霏霏一色臣佩所委者草承之不亂殿內爐煙細細如無遊絲所裊者煙駐之不出宣政殿與蓬萊宮對峙慶雲近繞象為君子道消常五色亦多時在朝久而高陰雪久殘象為小人道消常五色亦多時在朝久而可退矣既退朝獨晚出者蓋由拾遺為近臣終日侍君故緩步遲歸云○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小俛則垂大俛則委之於地委佩已下矣宮草承之仍不隕越爐煙唐每朝殿上焚御爐香宰相於香案前奏事李泌嘗言異日奏事香案前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二句紫宸殿朝儀香飄合殿

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

臣知四句在朝所見聞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二句退朝

我朝大朝會則在宣政殿內朝則於紫宸便殿惟內朝故用女官導駕導駕者在前偃僕之狀但見其紫袖垂也導駕者分行而立故雙瞻御座瞻御座為內向引朝儀為却步導駕之制如此惟時御爐香氣飄合殿而春風為轉一時朝臣在香氣中皆墀花影覆千官而淑景為移一時朝臣在花影內時久矣惟是內殿深沉晝漏時刻如朝暉中晡夕必待外廷高閣之報而始知今閣報稀聞何知晝漏然瞻仰天顏則已多時此時千官無不瞻天仰聖惟班近者得窺顏色知其所喜之故有喜者不盡喜凡有喜則必知之未幾退矣此為內朝則由宮中出由宮中出歸東省者拾遺本省也復會羣僚送夔龍於鳳池者送宰相歸中書省而後散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以上泛言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以上散

晚出左掖

天子臨朝傳呼刻漏傳呼已淺日過中隅簇仗猶齊臣忘晏罷也我朝殿前多植花柳千官班次率在花下各僚解舍總在柳邊於時有退朝者從花底而散有歸院者至柳邊而迷諸臣先出時將晚矣但見樓雪交春融城而濕宮雲當霽去殿而低時已晚我亦出矣諫書既陳諫草安用避人焚草何必人知少焉騎馬歸省日夕雞棲敢曰匪懈庶幾風夜之義云爾○玄宗時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李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軍國機務皆決於秘第觀此詩不惟至午直至雞棲一時憂勤可見

春宿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四句宿掖

景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四句

宿掖之意

垣花將隱沉沉暮矣歸鳥欲棲啾啾過矣少焉星出掖垣內有萬戶星光欲動未幾月生掖垣上有九霄月色偏多左省夜色如此此時萬戶金鑰會司啓否吾不寢而聽惟冀金鑰速開此時九霄玉珂曾來朝否吾因風而想實恐玉珂已過所以然者我有封事欲達至尊能不聽金鑰想玉珂數問夜如何哉庶民惟星星動則民勞亂離後民多失所月為太陰陰壯則陽弱時張良弟用事勢傾朝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語意隱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自注相國製文

初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術數皆處於此謂之待詔勒碑司馬亦其流也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

四句南海

勒野館禮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南海衣冠各異文物不通今司馬去冠冕通矣得相國製文文章達矣從三殿中奉詔而行朝廷威爽與之俱去到百蠻外勒碑而暨南海聲教從此方開遙想陸路穠花發於野館旅次似堪喜屈指水程細雨來於春帆舟次又堪悲皇華萬里天使一星遠道既艱遄歸為幸何時使畢從三殿去者自百蠻歸也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岑參補闕公薦之也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充近侍因有在省贈答之作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

四句補闕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藥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結還奉答

見贈意

君為補闕我為拾遺同趨禁闕一何窈窕但趨朝雖同罷朝而歸其地不同蓋因補闕屬中書省君自隨丞相而歸者拾遺屬門下省吾又往日華門東而歸也歸不同如此當此春日冉冉碧者為柳枝娟娟紅者為花藥

似此柳碧花紅疑非白頭物色乃子得佳句獨贈老翁我能無牽率奉酬哉

奉贈王中允維

當時朝廷處分從逆諸人以六等定罪後如王維亦脅受僞命得下遷中允時議不滿故有此贈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契濶二字領下六句其傳收庾信不比得

陳琳契濶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契濶之心窮愁應有作試

誦白頭吟契濶之吟

中允聲名有素陷賊以來勤苦獨深蓋祿山以其聲名欲致之不知中允死生契濶不忍獨活也不幸陷賊昔慮使信為侯景收未敢忘君豈若陳琳草袁紹檄當其身陷賊中服藥取痢偽稱瘖疾者不忘舊君也自維陷賊至今三年拳拳戴君未嘗有二蓋由之死靡他獨此一心耳似此窮愁宦情應淡如文君之作白頭吟以自絕定有之也○白頭吟吟應指擬碧池一章

送賈閣老出汝州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二句出汝

州宮殿青門隔應西掖雲山紫羅深應艱難人生五馬貴

莫愛二毛侵結慰

汝居西掖梧桐陰滿院今一院之陰只空留耳近臣去國屏宇蕭條有如此汝何為有此去蓋因時事艱難居官不易汝州為汝故鄉今日出守猶歸里耳無奈汝去位而春心損我在位春心亦損也既出汝州此處宮殿君門九重矣宜乎西掖梧桐陰空留滿院彼處雲山孤臣萬里矣宜乎雖歸故里交損春心我今送汝亦曰丈夫官至五馬不為不貴勿因出守傷懷二毛侵鬢亦善自寬可也○公悲賈去自分不免故有去住損春心句蓋公與房瑄賈至嚴武張鎬諸公同功一體先是房瑄見忤肅宗以上皇普安郡分鎮之議建自房瑄賈至當制惡房瑄因惡賈至去賈者去房黨也至德二載五月公疏救房瑄罷相詔三司推問是肅宗更疑公為房黨張鎬

力爭得口勅免三司推問。是肅宗又疑張鎬為房黨。至德初。房瑄薦嚴武為給事中。是肅宗并疑嚴武為房黨。自賈先出汝州。張鎬隨罷相。公亦出華州。嚴武貶巴州。至房瑄。則下制數罪。貶邠州刺史。不出兩月。朝署一空。譬彼雨雪。先集維霰。公於賈出。用是耿耿。

題省中壁

公在諫垣。身任國事。排眾直言。未免櫻忌。兼之賈至去位。凡坐房瑄交者。大率不免。平生稷契自命。幸而遇王。諫草曲江詩。酒消磨宦情。題壁一章。竟作乞骸疏讀。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

鳩乳燕青春深。四句。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

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四句。題

此省中。被垣竹埤處。有梧十尋。鳳所棲者。乃洞門之際。對雪常陰。陰雪為陰物。陰長則陽消矣。此時落花遊絲。外更無他物。白日靜而無所事。夫乃尸位耶。青春深而不再來。其深白日靜。而無所事。夫乃尸位耶。青春深而不再來。不亦遲暮耶。自歎腐儒衰晚。已非強仕。通籍誠謬矣。又念退食遲回。入告無益。寸心徒違耳。既叨衮職。無補聖朝。身許南金。何從報稱。昔之自比稷契。欲堯舜其君者。此身何等珍重。今竟何如。我題壁之意如此。

曲江陪鄭南史飲

雀啄江頭楊柳花。鷓鴣鶻鶻滿晴沙。二句。自知白髮非春

事。且盡芳尊戀物華。二句。陪近侍。即今難浪迹。此身那得

更無家。二句。自歎文人才力。還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二句。勉

曲江頭。不但雀啄楊柳花。眠沙泛淑者。鷓鴣鶻鶻亦滿矣。凡此春事物華。雖與老人無與。既有芳尊在眼。亦且盡興留連。所以然者。我官居近侍。不能為有為。似宜浪迹江湖。然既叨近侍。則官職有守。輒思浪迹。又義所不敢出者。至於昔遭喪亂。撥棄妻孥。甘為無家之人。今進焉有官。退焉有家。那得更無家。而逍遙靡累哉。我固無如我。

何耳若文人才力方剛正當強仕彼青門種瓜頽落放廢者之所為文人才力必不然矣○按鳩鵲瀟瀟江南鳥也開元間玄宗遣宦官詣江南取置苑圃後以倪若水奏縱放之此猶遺種與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

厭傷多酒入唇四句即花飛以見物理須行樂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

塚臥麒麟二句又將翡翠麒麟以見物理須行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

名絆此身二句總結

一片花飛斷不自一片止必風飄萬點而後已有識者當一片花飛早知春已減却况風飄萬點能不愁人此物理之可推者然亦何必愁也倘謂風光常在且看欲盡之花已經吾眼誠知好景難常莫厭傷多之酒頻入吾唇即此而言已當行樂况江上小堂又巢翡翠堂中人安在所謂生存華屋者翡翠有之矣苑邊高塚長臥

巢者應笑人生有幾此高臥者定悲行樂已遲此皆物理可推者人未細推所以花飛不覺酒多不飲自謂小堂長有高塚無時逐逐浮名身為束縛蹉跎行樂老死徒然誠細推焉人生行樂富貴何時寧待花飛寧待春減寧待翡翠巢麒麟臥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誠得之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承上行樂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

款飛傳語風光其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結出與人同樂正自勸勸人意

我懶朝朝回矣日典春衣江頭盡醉何樂如之春衣而日典酒債難償矣酒債日日負還日日有尋常行樂何患其無盡醉而每日人生有限矣人生日日醉那能日日在七十古來曾有幾人不獨人也蛺蝶穿花深深見曲尋其樂猶如此蜻蜓點水款款飛自得其樂猶如此傳語遊人風光流轉暫留相賞莫負殘春亦何嫌於日

典春衣不醉無歸也已。○韵畧曰：點水生子也。然則穿花卽求糶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四句曲江之景縱飲久拚人共棄。嬾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四句對酒之感

此芙蓉苑外卽曲江頭我留連久之極目一望其宮殿在苑內者霏微難辨所見苑外江頭者有落花有一不落者落者未足感今桃花與楊花俱落樹何化而不落人何生而不盡有飛鳥有一不飛者飛者未爲高今日對鳥與黃鳥借飛林何鳥而不飛宦何情而不澹今日對酒縱飲之餘久拚人棄縱飲自懶朝矣嬾朝之後真與世違嬾朝益縱飲矣吏情何有滄洲安在深歎爲吏之情與滄洲口遠我亦志在滄洲耳其如老大未能何○花落鳥飛本尋常物色却於逐字兼字寫得出色逐字兼字亦未深微逐字細逐逐得有情兼日時兼兼得無意蔡夢弼云老杜墨跡初作欲共楊花語自以淡筆改三字作細逐逐落誣也花安得語

曲江值雨

曲江爲上皇遊幸地時上皇居南內公遊曲江值雨有憶謂肅宗值雨不來遊幸者悞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燕支濕。水荇牽風翠帶長。四句曲江之景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四句曲江值雨之感

曲江有夾城有芙蓉苑夾城春雲覆於芙蓉苑牆雨來候也因而江亭上晚色寂寥芳華遂靜於時雲覆而雨至林花之紅者着雨如燕支之濕雨急而風狂水荇之綠者牽風爲翠帶之長江亭晚色如此此夾城芙蓉苑爲上皇昔時遊幸處我因值雨憶龍武軍先是唐有左右羽林自上皇用萬騎平韋氏亂改爲龍武是新軍也龍武新軍爲上皇親近宿衛今想亦深駐輦而不出矣苑中有殿是爲別殿當年上皇由夾城以達曲江芙蓉

苑別殿焚香宜也。今上皇深居南內，不復遊幸，誰復來
香案前奏事者。芙蓉別殿亦謾焚香，而望幸耳。開元盛
時，每當佳節，上皇賜宴錢，給百官宰相以下，於曲江合
宴，即金錢會，恩賜教坊女樂，池上備綵舟，因有佳人錦
瑟，我於開元盛時，既不得躬逢斯典，今雖官叨近侍，聖
眷難知，縱曲江之盛，有時而復，恐賜宴之榮，未必終沾
傍，不真夢想哉。

偏側行

公自注
贈畢曜

偏側謂與畢所居相偏
側詩中巷南巷北是也。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十日不一見

顏色四句是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

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不是愛微軀。非關足無力。徒

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驕美

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

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以上發明十日不一見之故焉能終日心

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

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希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

恰有三百青銅錢。以上寫十日不見而思見意挽到偏側

八患契潤偏側則聚集矣。今計所居不過我巷南子巷
北乃旬日不見亦何樂此偏側也。所以然者官馬送還
路難如棘耳。夫我貧固無乘然亦有足昔相遇今不能
者子或疑我愛微軀惜足力不知無乘則徒步朝廷有
體官長有例禮法所拘徒步不敢思君之心固自了了
雖不得見子應亮之况雨急風顛正當睡美考鐘伐鼓
適值朝參蹇驢借矣可以朝天即可過子已請假矣既
難朝天安能過子凡以似此泥塗男兒性命不可嘗試
我十日不一見子者職此之故然似此偏側亦安能終
日注門徒然誦詩以當神往不見辛夷之花開而又落

爾我之年壯而忽老我不能過子飲子豈不能就我飲
街頭酒貴患無三百錢耳酒徒稀醉患無一斗酒耳今
斗酒不之青錢恰有子何不速來就我庶不負鄰里間
偏側而居之誼云○至德二載朝廷盡括公私馬以助
軍官馬送還官有自來也乾元元年朝廷嚴酒禁酒價故貴至麥熟禁始弛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淥尊須盡日白髮好禁春。四句 奉陪

石角鈎衣破藤梢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四句

似反前四句

韋曲之花何其無賴無賴之至家家被惱計此時急須者淥尊耳所難為者白髮耳豈知花下淥尊固期其盡花前白髮何怯於春花固無賴若夫鈎衣石角刺眼藤梢其為幽致與惱人之花迥異况叢叢綠竹瀟灑尤殊何時謝朝服戴烏巾占此叢竹之幽趣此時淥尊何必花下此時白髮何必花前即○禁春作勝春解白髮禁春正是力能勝春不受春光困頓意少年流宕正坐濟勝無具耳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四句 承韋

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四句 承奉

雖曰韋曲仍有野寺隱然綠楊裏亦有春畦雜然亂水間雖曰花無賴亦有美花不他映而偏映竹且有好鳥非不歸而不歸山彼城郭紛紛異於野寺春畦矣我又何事而還相逐彼風塵擾擾豈有美花好鳥也我已衰顏而更何堪幸與公子共遊於此若使共公子而俱還不幾於城郭風塵哉

送李校書二十韵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哲十五富文

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眾中每一見使
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靡益以上贊 乾元元年春

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歛衽
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

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
期豈爛漫別意終感激以上送 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門籬

小來習性嬾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
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

野慘澹隨荒澤老雁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
練新羽翻以上申別意 長雲濕屨斜漢水饒巨石無令軒

車遲衰疾悲宿昔四句申別意

豪鷹生子大抵赤毛騏驎得兒尤異龍脊李舟是也蓋
李舟為名父之子人物清高流輩伯長所貴妙年者以
其才不以其貌今舟十五而富文史有博瞻才十八而
足賓客有應對才十九而授校書有著作才宜乎甫及
二十聲名輝赫有才如此彼妙年而白哲鬚者何足道
哉既念李兒又慚已子而歎能兒驥子不如李舟恐劬
勞而養靡益也舟今何往蓋乾元以前國家多故非臣
子歸省之日自兩京收復乾元元年二月詔免陷賊州
三歲租盡免百姓今歲租庸又停勅檢括命李峴安撫
坊市元元始有安宅人慶得所子懷將母舟衣綵衣歸
故鄉宜也此時舟方倚閭舟乃就道白華為孝子詩此
去望南登程吟詩陟岵楚山之碧隱然在望是日咸陽
都市公卿祖道者車兩之多應如雲積計舟到時慰太
夫人而會親戚矣其如汝翁在朝何汝翁今日視草明
光亮汝歸朝期亦不遠乃我於臨別不無感激者自顧
蓬屋陋姿金門蹇步小來習嬾晚歲轉慵讀上六愁悔
吝之應對乾坤有跼踖之痛自維慵懶不能惕厲舟在
妙年省躬靡間坐此臨岐當益惘然耳舟行矣回首綠

野荒澤間有老雁如我者。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
愁悔客作。如覺天地窄者。是也。宜其號荒澤。春忍飢耳。
有時燕如舟者。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
二十聲燁赫者。是也。宜其翔綠野。羽翻新哉。遙望褒斜。
雲暗。漢水石橫之處。舟乘軒車往。即乘軒車來。毋俾衰
老如予。盼軒車悲。契濶則歸期終不汗漫。即別意所感
激者。亦足自慰也。已。○按李舟於德宗朝奉使詣劉文
喜。陳以禍福。帳下殺文喜以降。又奉使詣梁崇義。諭旨
安之。勸崇義入朝。言頗切直。
觀公詩。少年時便已傑出。

題鄭十八著作

台州地潤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

深逐客一浮萍。四句 謫酒酣癡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

聽。第五橋頭流水皇。陂岸北結愁亭。四句 憶賈生對鵬傷

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
刑。福衡寶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六句 傷之窮巷悄然車

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以自 歎結

台州瀕海波濤冥冥。雲水與島嶼俱青也。故人此去。竟
為逐客。蓋自亂後一別。今春深還作浮萍耶。想公此時
酒酣。誰拽其舞。詩成。誰聽其吟。憶當年遊何將軍山林
同到第五橋東。皇陂岸北。今日惟橋流恨水。岸結愁亭
耳。尤可傷者。命薄賈生。台州之貶。無異長沙。鵬鳥止舍
恐不免也。遇同蘇武。祿山之陷。猶之匈奴。牧羊秉節。正
相似也。蓋公以直道忤人。猶幸以輕刑就貶。但公矯世
戾物。有類福衡。直慮江夏遭殺。公歲星見謫。有如方朔
竊悲不久人間。我居窮巷。悄無人跡。車馬既絕。誰與論
文。案頭書螢多應乾死。何日與公再圖聚首也。○前公
以鄭為嚴譴。此何以日輕刑。按乾元元年夏。肅宗勅兩
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者。皆釋之。貶降者。續處分。公
知朝廷有此恩典。為是冀望之。
言曰也。霑猶云也。應霑云爾。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

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

擊偏重宮衣着更香以上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

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以上歸看

畫曾飢渴追蹤恨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以維摩圖樣結

所謂志諸篇末

侍臣許八歸觀慈親所重在詔許也詔許者今上新弘

孝理推恩臣子也惟詔許故同僚祖送倍有光輝也許

八以拾遺歸省手擎內帛君命非輕身著宮衣御香猶

惹此行望江寧而趨遙想淮水停舟必經夜驛潤州飛

渡必駕江航春辭禁中暫隔雞人之書秋歸闕下還期

燕予之涼於時赴北堂而出賜書足誇父老赴北堂而

將壽酒并賽城隍許八奉詔省觀淘榮矣顧江寧為我

室神妙如此何日忘之○至德二載肅宗迎上皇歸居

新孝理易曰城復於隍城隍即城塹都人所集處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季封書寄與淚潺湲二句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

四句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結還因

我開元十九年曾客江寧與上人旻公遊至今元元

年不見者約畧三十年矣封書而寄涕泗洸瀾蓋由旻

公上人少年為善最多好事今日暮年不知其精進如

昨否况旻公能詩喪亂以來必致零落將來老去誰與

之傳不獨此也猶憶旻公善奕往日幽澗竹邊曾攜碁

局猶記旻公善泛往日泛湖船上頗着袈裟今幽澗竹

尚存否泛湖船還在否我一官拓落旻公一身將老竊

在者况好事與新詩哉許八歸江寧必話我為官頭顱
白盡昏昏然只有醉眠我雖不至江寧此言如聞之矣

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兒延入戶手

持新畫青松障四句李尊師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

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

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

苦八句寫畫松下丈人巾屨同耦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

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四句看

此玄都道士凌晨訪我手持松障必有異者松障中杳杳冥冥一似真松林而非丹青所為陰崖之間竟承雪幹偃蓋之狀忽走龍形奇矣古矣老夫所愛者精矣靈矣畫心獨絕者此時老夫情與合於畫者精靈故仙意

來親若心若獨若心何在松林下丈人耦坐巾屨相同彷彿商山紫芝堪咏此時覺松林颯颯悲風忽起安得此畫中老翁出為商山四皓庶幾羽翼已成不可動平不然如此時危何○乾元元年張良娣所生子與王侶良娣欲以為嗣廣平幾為建寧之續先是至德二載李泌在時良娣已殺建寧更構流言欲殺廣平泌述黃瓜臺詞廣平得安泌於二載十月已歸衡山今良娣以所生子與王侶攘奪東宮時無李泌誰為羽翼悵望聊歌紫芝曲望李泌出而定儲時危慘澹來悲風謂李泌不出廣平不免為建寧之續所謂良工心獨苦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二句承家

貧苦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二句承才流傳江鮑體相

顧免無兒結慰

似爾才大果然詩伯何以家貧為苦宦卑惟家貧而苦宦卑故見輕奴僕何況他人已類老翁不須白首惟才

入而為詩伯故世之同調雖相憐者無人乃平日論文其自知者有素誠為詩伯何慙江鮑雖曰家貧相顧有子亦庶免於李嶠無兒也

義鵲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以上寫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噉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頰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眾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住用捨何其賢以上寫義鵲近經滴水涓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盼間

聊為義鵲行永激壯士肝

以上作詩之指

陰崖栢巔地已慘澹蒼鷹白蛇一物不相類而適相仇於是蒼鷹養子雄方求食白蛇乘機恣破巢殺卵之寃雌者力微黃口頓盡此時雄者歸觀斯慘何惜奮身一擊殲蛇雪憤乃猶以我非蛇敵不反顧而入長煙蒼鷹誠知量敵退矣其退也將欲借援於鶻耳忽焉統領健鶻以圖報復而鶻至此鶻欲擊之猛先飛之高影捩斗上而來聲從九天而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俄而遠枝上白蛇之修鱗脫矣俄而老拳加白蛇之巨頰拆矣高空忽墜蜿蜒無計折尾一掉飽腸已穿嗟爾白蛇當其生雖滅眾雛及其死亦復遺臭一何快也要非鶻之義不至此大抵物情自有報復特事機一失不可復挽假使蒼鷹濡忍不斯須去健鶻猶豫不應期來修鱗已逝老拳徒張不亦往返空勞哉物情報復快意目前惟此鶻也為鷲鳥最急難所感義氣炯然且功成不尸一擊之後飄然長往義哉斯鶻豈獨鶻然人生意氣相期心有所許與亦當如鶻之急難乃為有齊作此歌行復壯

十首之有所感激云爾。○小雅曰：急難言，急人之難。貴於急也。篇中首曰：斯須領健鶻，斯須則急矣。次曰：快意貴目前，目前則急矣。終曰：亦在顧盼間，顧盼間則急矣。信陵救趙，請於王不聽，欲自約車騎以往救，章邯擊趙，趙請救於楚，宋義留四十日不進，項羽斬義，疾引軍赴秦軍，二公誠知急難者當時張巡，雖陽之圍不食月餘，南霽雲乞師於賀蘭，進明，進明坐擁強兵，不發一卒於闕，王勝聞祿山反，自將兵五千，急入赴援，彼進明者，誠鶻不如，若勝者乃真急難耳。至於功成失所，往古來賢，達惟魯仲連，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當時回紇葉護，以兵赴援，肅宗欲速得京師，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護，護克西京，即欲如約，竟歲遺絹一萬匹，嗟爾回紇如葉護者，以義始，以利終，有愧斯鶻矣。義鶻一篇，不無遙慨。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白

題處濕當暑，着來輕。六句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以謝

官示以賜近臣者，我朝朝以來，敢望此賜，不謂亦有各被恩榮，此典誠出意外，所賜之衣，有葛者，柔韌而含風，並軟，有羅者，纖白而疊雪，同輕，葛與羅並賜，典隆矣。風與雪交加，暑去矣。此宮衣亦有名者，聖澤沾濡，如雨之潤，故自天題名，覺其尚濕。此端午被恩榮者，皇恩浩蕩，如風之拂，故當暑着來，覺其愈清。君之待臣，長短不在衣也。臣之視君，長短原在意也。今我意內自稱長短，過此以往，永荷聖情而已。

酬孟雲卿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雖袞袞，告別莫匆匆。但恐

天河落，應更寧辭酒盞空。應樂極句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應相逢告別二句

樂極者，將悲之兆，蓋傷頭白，樂難再也，更深者，夜闌之候，猶愛燭紅，夜未央也。過此相逢，雖不終澗，可以袞袞今宵分手，尚可少留，何必匆匆。夫更深則天河將落，當此紅燭照人，惟恐天河忽落，樂極則酒盞須空，當此白

頭分手休辭酒盞頻空所以然者轉盼明朝安得天河
常在倏忽西東安得酒盞常把世務一牽揮淚而去不
真匆匆告別相逢不可知耶

杜詩闡卷之七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出華州詩 乾元元年

至德二載甫自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自從左拾

遺移華州椽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

公奉謝口勅狀云臣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
獲謁龍顏此間道也與親故別即喜達行在詩中所親
驚老瘦之所親述懷詩中
親故傷老醜之親故也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

四句
間道

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

四句自拾遺出華州

此金光門外之間道我曾從此歸順本朝者此時賊滿西郊於萬死一生中脫身來赴至今思之瞻為破魂為驚我至德二載間道歸鳳翔出金光門如此當時麻鞋見主涕淚受官扈從還京身居諫省豈料今日諫官不終復移華椽展轉思維夫豈至尊之故亦無才使然也自恨無才中道背棄况年日衰老長與君辭從此金光門一出青瑣朝班滄江入夢長安宮闕北斗空瞻我軋元元年從拾遺移華椽又出金光門如此○此道即間道從此道歸者為順不從此道歸者為逆當時從此道歸者有幾人此道昔歸順句非漫下時房琯忤肅宗公因房黨故出華州似移官亦至尊之故忠臣去國不對其君詩之可以怨者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

晴宮柳暗長春縣亭子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

越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四句感懷

華州鄭縣有西溪亭在澗之濱憑高一望詩興發矣於雲斷處見岳蓮朶朶下臨姚鸞屯兵之大路於天晴時見宮柳垂垂直暗高祖偶舍之離宮亭景如此惟是謫官去國寂寞無徒最可憎者野雀從巢邊羣來欺燕燕何仇於雀受侮至是尤可畏者山蜂從花底遠來越人蜂何恨於人不忘情至是題亭而後更擬題竹無奈謫官寡耦幽獨傷神始焉憑高發興晚來興盡忽止耳○羣小猶野雀山蜂也公被謫而出故有感於野雀欺燕公出金光門以來業遠羣小猶恐不免故有懼於山蜂越人幽獨傷神正畏此耳

望嶽

西嶽嶒嶸聳處尊諸峯羅列似兒孫

二句嶽

安得仙人九節

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二句望

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

一門

二句應首聯

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二句應次聯

西嶽嶒嶸其聳絕處為眾峯尊故眾峯輔於下者如兒孫羅列然我欲一躡其頂奈無王烈九節之杖直到玉女洗頭之盆耳最深險者車箱峽入谷杳無歸路極窄狹者箭栝嶺通天僅有一門何日始登庶幾秋風涼冷白帝司令為西嶽本命時此時直躡峯頭真源可問亦何須九節杖亦何止到玉女盆而已○公出華州以見愠羣小不得於君故寓感於望嶽曰安得仙人九節杖悲青雲無梯也曰車箱入谷無歸路喻人情險艱也曰箭栝通天有一門分明望君門今九重欲向重華陳辭也故遂結曰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何以待涼冷後時小人之焰方張也意者移官豈至尊公反覆思之未得其故故欲向白帝問真源按西嶽為玄宗命本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餐還不能

二句早秋苦熱每愁夜中自

足蝸况乃秋後轉多蠅東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

來相仍

二句堆案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結苦熱意

秋令苦炎食不下咽而况蝸蠅又投間抵隙也夫蝸本毒蟲至夜而集物之陰者青蠅見刺於風人適從何來乃集於此此時束帶視事已欲狂叫何堪簿書紛乘堆案盈几何以解此熱青松短壑間層冰堪踏其如南望未能即得何○當時朝中小人如王璵崔圓又有李輔國之奸惡其為蝸蠅不一而足公憂讒畏譏不能顯斥托之此物束帶發狂即陶潛不肯束帶見督郵意簿書何急即嵇康絕交書七不堪意總是棄官之思

留花門

至德二載九月朝廷用回紇兵以討賊既收兩京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此詩之作當在乾元元年秋公主既嫁葉護馬還長安時因詩中有胡為傾國至公主歌黃鵠二句也按史乾元元年秋七月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是歌黃鵠八月回紇可

河邊其臣骨啜特勒帝德等將驍騎三千討安慶緒是傾國至公追歎沙苑之留為失計故作留花門

北門天驕子飽食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四句花門

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四句不當

留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

王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

休飛哀笳曉幽咽以上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

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太行

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以上留之害

花門回紇天之驕子其氣飽颺秋高馬肥挾矢射獵何有於漢月哉自古患之即薄伐猶以為厭惟務修德招徠羈縻不絕不聞留之也今回紇之來胡為傾國使氛稜之氣滿閭闔夫亦慶緒未除隱忍用之耳况公主

門雷此者穹廬蔽野勢若連雲一望白衣有如積雪而且戰回飛鳥笳咽曉風花門雷矣蹂躪原野麥倒桑枯所惜沙苑一帶本泉香草潔之地而顧使花門飲馬於此千騎滅沒使馬如船而况史賊又踰太行而來雜種盡抵京室而處田疇已經蕭瑟花門雷而蕭瑟轉甚甚矣雷之失策也

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二首

時朝廷命郭子儀等九節度大舉討慶緒李嗣業統安西四鎮兵來待命關中公喜而賦之

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靖風塵四句觀安

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知神四句

西兵李嗣業

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鎮兵其精銳摧鋒皆絕倫者但恐不為朝廷用命耳今聞其統

兵過此將獻士卒風塵何難立靖况主將李嗣業立功
邊陲屢摧勅敵身為老馬夜不失途者卒亦蒼鷹飢則
附人者夫不臨危不久戰其神不見必臨危而經久戰
然後用意始見其神以此主將統彼銳師往而摧敵易
也

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四句 嗣業

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四句 赴關

中待 命

四鎮精銳精銳故奇何以多為萬騎足矣彼慶緒今日
尚據河北六十餘城中原之地陷溺猶多嗣業此來談
笑之間已無河北心肝所有皆奉至尊於是待命關中
殺氣凜烈孤雲隨之轅門整肅飛鳥避之而且竟日歡
宴城池不喧節制如此是
役也早決其能滅賊矣

寄高三十五詹事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領下 六句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

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言別以來高公無恙但兵戈既久爾我索居耳詹事則
宦不達矣時不終否泰來有時索居則情已疎矣人壽
幾何如此長別公竟情疎於我者得母天上無鴻可以
寄書乃天上非無鴻得毋池中無鯉可以寄書乃池中
非無鯉况五十之年忽焉已過尺素杳然真情疎矣此
我所不解者○初適領廣陵十二郡節度江淮平永王
璘淮南兵罷李輔國忌其才下除詹事下除時適有詩
云小人何不仁譖我成死灰宜此詩有安穩詹事時來
宦達
二語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沙磧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四句 比興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四句 相形

寫其富。朔風一來。飄胡雁。飛沙礫。木葉盡脫。獨草色還碧也。彼北里富家。其氣薰天。高樓弄笛。若不知有朔風慘澹者。豈知南鄰窮士。當此九月。尚未授衣。而絺兮浴兮。淒其以風。所云秋草淒淒更碧者。非耶。甚矣北里不足羨。南鄰不足戚也。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駢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四句出獵

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四句歸獵

寫其豪。北里富者。即如白起之長陵。銳頭兒也。乘時倚勢。觀其出獵。明發即行。張駢弓。挾金鏑。控馬踏雪。未知所逐者何方。但見平明出。抵暮歸。夕陽滅沒而已。揚揚自得。歸懸兩狼。觀其門戶。有旌節之榮。亦足豪矣。○待明發。謂其及時逞志。暮光滅。旁觀者歎其未路。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四句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四句指其人

寫其貴。銳頭兒。即蕭京兆。一流耳。漆無用。不割矣。今以用而割。膏無明。不煎矣。今以明而煎。蘭不芳。不摧矣。今倚乎彼。宰相有沙道。宰相府中。所羅舊尹。彼時沙道尚未壞也。如蕭京兆者。亦赫赫一時。今日安在。徒為人所哀憐耳。才盡勢亦盡。理有固然。無足怪者。○蕭京兆。即蕭吳。吳與吉温相結。附李林甫。為宰相。私人。舊尹。即京兆尹。府中沙道。指林甫。吳為林甫私人。為其所網羅者。故曰羅舊尹。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

皮寢處。無復睛閃爍。六句人有甚於斯。足以懲元惡。二句指其人

寫其威。蕭京兆。即猛虎也。莫猛於虎。有時遭縛。既已遭縛。因而枝撐在脚。其皮直為人寢處。而無復睛光。向時憑其威者。今安在哉。彼元兇取禍。甚於猛虎。殺人者。自殺之。戒之。戒之。毋至遭急縛。始自悔也。○猛虎。近指吉温。南山白額虎。非。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鯁麻百夫行四句
愚送者亦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四句

之喚醒

總結 彼北里富家所謂鏡頭兒蕭京兆者固猛虎也
朝逢其葬矣前後送者何其盛耶觀者莫不指其親戚
之大即為鯁麻服者亦有百夫行况其他也然送者之
人亦為人送况富家之已葬者又安足羨昔之強者莫
如諸葛恪乃孫峻亦得束縛之以投山岡生者之強尚
如此歿者之強可知矣富豪權貴同歸於盡回首南鄰
絺綌之叟固窮於朔風慘澹間雖一時苦寒禍患不及
差足恃也○以富起以富收故知五章為一人一人是
蕭京兆

遣興三首

三章遣興皆切東都因故宅及諸弟因諸弟及親友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四句

客子念故宅三季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

能幾何常在羈旅中結還首四句意

蓬生有根今從風萬里漂蕩不歸有根者無根矣我故
宅在東都三年以來奔竄靡定言念故宅門巷闐然所
以然者一望烽火戎車載道關東諸處安慶緒據城未
下九節度方會師以討也因歎吾人生涯如蓬有根生
涯幾何常為羈旅不幾於蓬生離本根哉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領下八句不知死與生何况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

雲中雁禽鳥亦有行

我雖不得歸豈無諸弟詎知我日夜煎心者諸弟亦各
異方哉我煎心之至者不知其生耶死耶何况道路之

長者消息更阻也。所以然者。昔因避寇而分。至今寇患未息。遂令飢寒不顧。死生契濶。回首柴門如故也。然而虎狼可畏也。虎狼載道。則鴻雁分飛。乃鴻雁原自成行。諸弟不復聚首。亦獨何哉。○公諸弟如觀豐穎。或濟州。或許州。或江左。從公者。惟占死河間者。又有從弟。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四句追言

別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二句不得歸之故回首載酒地豈無

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挽起意結

憶我初別洛陽親友追攀者祖饒東郊南山信宿一時情事依依如昨自謂不久當歸詎料長河一帶忽阻烽煙成臯故墟非復疇昔當年載酒之地化為樹羽之場致令親友長別耶庶幾亂定重過酒壚自念豈無一日但丈夫行樂貴於少壯所慘戚者朱顏早凋縱洛陽再盛故人已老東郊送客竟為永訣南山遨遊真成夢想矣○成臯屬洛陽時安慶緒據河北汲鄴七郡是煙塵阻長河朝廷於九月命九節度會師討慶緒屯兵鞏洛間將濟河起義故曰樹羽成臯間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四句九日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

二句藍田莊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結應首二句

悲哉秋之為氣况逢老去感戚何為為此興來今日九日與崔侯盡歡而飲老去故羞將短髮吹落風前之帽猶不遠耳不見莊前秋景藍田之水直從西北千澗合流俱落藍田之山直與兩峯對峙俱寒秋氣蕭森如此既已老去明年此會未知誰健幸今興來茱萸一枝能勿珍重哉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二句東山草堂有時自發鐘

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鷓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

芹四句草堂景物何事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請客反結

藍田一帶莊舍不少獨愛汝玉山草堂者以其靜耳草堂既靜秋氣復爽靜與爽俱不亦相鮮新哉惟靜故鐘磬之聲有時自發惟爽故漁樵之人落日更見而盤中新剝者有白鷓谷口之栗與飯共煮者止青泥坊底之芹我愈愛汝草堂矣草堂而外豈無西莊崔氏而外亦有給事給事有此別墅何不恬退謀林下之樂乃柴門空閉長此寂寂不幾令松筠笑人耶去崔氏遠矣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四句叙其

才聲名從此大泪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以上叙其遇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

憐野趣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以上叙才交情

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後諸生原憲貧稻粱求

未足惹蒺藜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季遭鵬鳥

獨泣向麒麟以上叙其流夜郎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

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以上辨其誣老吟

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以上望其歸

昔年有四明狂客賀知章者見爾文章歎為謫仙蓋由筆一落風雨都驚詩纔成鬼神亦駭耳自狂客號為謫仙聲名震汨沒伸於是奏頌金鑾官居供奉流傳絕調羣唱清平龍舟泛而力士扶登樂章成而錦袍奪賜殿

中承寵白日頻移後輩皈依青雲常滿謫仙榮遇如此不足為謫仙重也未幾力士見姬詔許乞歸賜金放還因而遇我當年與孔巢父輩號為竹溪六逸本欲幽棲也此日還山素志未負本忘寵辱也落羽歸來出處能全於時邂逅劇談憐其野趣猖狂嗜酒愛其天真與我遊梁夜常醉舞與我客魯春復行歌謫仙被放後同我客遊如此庶可自全矣無奈才高戾俗道屈違時俊如璘豈為稻梁之謀何嘗為璘之參謀致來蕙苴之謗遂使五嶺長流三危遠放命懸鵬鳥道泣麒麟謫仙流夜郎如此要豈其罪哉謫仙之於永王璘如蘇武陷匈奴常思還漢也如黃公抗高節不願仕秦也如申生傅楚元王王不設醴見幾思去也如鄒陽於梁孝王含冤下獄欲上書自訟也然則安得有為璘參謀之事惜當時無以此義上陳竟施諸法致今日長流夜郎耳謫仙被誣如此不足為謫仙病也今於五嶺三危之地老吟秋月臥病寒江朝廷之恩波永隔矣回首龍府默錦白日青雲何可復得然乘槎有日終當問津似爾謫仙應歸天漢夫豈老於夜郎已也○此詩叙白一生行狀最為詳確白於天寶初戴官供奉旋放歸山此詩云乞歸優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公自注虔時坐汚賊貶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昏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四句總

昔如水上鷗今如冢中鬼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

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

魅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

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以上叙其貶謫平生一杯酒

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四句結還有懷

六台地隔吳越三江風浪滔滔不休鄭公謫此亮無歸
月縱使得歸風浪如此老病如彼多應迷失耳我想鄭
公往日逍遙散誕本是水鷗今謫台州何異置兔彼兔
在置中性命焉保惟有狂顧思奔而已况台州地惡獨
脚山鬼如樹蝮蛇此物滿城誰與度歲凡此山鬼蝮蛇
卽魍魎之屬魍魎宜遠不宜禦蓋魍魎所妬者才名乃
才名又非禦魍魎之具古來逢魍魎與禦者多被才名
誤耳若嵇康若阮籍卒嬰世網鄭公才名四十年今日
見惡時俗何以異是所可痛者白頭司戶青眼茫茫束
帶樞衣折腰大吏公平生以故人遇我今日故人非他
人同是水上鷗同作置中兔同為嵇阮流同着黃帽青
袍不肯折腰於大吏者平生痛飲盃酒相得今日我為
司功公為司戶一官拓落老而無成極目乾坤莽莽回
互相見知何日耶○篇中性命由他人所謂他人卽山
鬼蝮蛇魍魎之屬時
俗人而惡才名者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太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二句去歲至日欲知趨走傷

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着衣

裳四句今歲至日何人錯認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結還遣興意

去年我扈駕還京長至賀節得左右侍從捧御床矣五
更三點卽入鵷行彼時趨踰奔走夫豈傷心地今猶是
趨走地為傷心地者正想此御床前鵷行次氤氳滿眼
香不可復見耳惟此氤氳香不復滿眼所以趨走地不
禁傷心諸公身在氤氳中趨走地亦知我傷心之故正
想此滿眼香否諸公此時語笑我亦欲從容以陪惜乎
無路諸公此際衣裳我何由顛倒而着猶然有時古人
以長至日為愁盡日愁盡是愁窮也豈知自人言之錯
認為愁盡日自吾言之方訝為愁添口與線俱長也諸
公亦念之否○趨走非為華祿參謁郡將之說正是趨
走於朝身不得
與故曰傷心地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承前章去歲麒麟不

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

殿中間四句正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結還今年

至日

我今跼踏華慘逍遙供奉不可復得猶憶去年今日入鵷行捧御床不嘗親侍龍顏哉此時香案之蓋麒麟不動而爐煙自直殿上之扇孔雀徐開而雙影交還彼玉几為龍顏所憑者由來北極朱衣傳呼以就供奉班者只在殿中往事如此一出華州遂違朝賀爐煙扇影恍然夢中玉几朱衣如在天上所對者孤城耳寒雲耳此日何日而對此也回首去年今日曾不料其有此日也閣院故人亦念我斷腸之故否

暫之東都回華州詩乾元元年至二年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為醉歌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北一開眼駐

馬偶識雲卿面以上遇孟雲卿向非劉顥為地主嬾迴鞭轡成高

宴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

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以上

宴劉顥宅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

軌點冬末以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

鳴淚如綫點宴飲散

馬首東都風吹塵暗途遇茫然矣湖城北去忽遇雲卿乃雲卿亦客幸有劉顥為東道主不然回鞭亦懶高宴何由我攜雲卿同至劉侯甚歡置酒張燈飭厨治具劉侯曰今夕聚首且語款曲縱使時事艱難酣戰未息姑置勿道於時照室紅爐曙光若促縈窓素月文練疑垂我與雲卿盡歡於劉顥宅如此蓋自長安陌上天開地裂以來豈易得此歡會幸而東都初定洛陽殿裏春光再生今日同軌至止有劉顥宅之宴樂所可惜者刻漏

將盡更箭交催。湖城地主忽復天涯。馬上雲卿又成異路。荒雞一聲客淚俱下矣。○時東都初復皇路再清。故客途邂逅得叙友朋之樂。公嘗曰。天下友朋盡膠漆。觀公遇孟雲卿同宴劉穎宅。情事甚爛熳可喜。時九節度方圍安慶。緒於鄴。史思明又遙為聲援。賊焰未消。故曰尚酣戰。

閩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鑿

冰恐侵河伯宮。四句取魚養人受魚校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

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剝觜春。菘偏勸腹腴。愧年少軟

炊香飯。綠老翁落碁。何嘗白紙濕。放筋未覺金盤空。以上設鱠

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

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

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以上志別

我適東都。由湖城已到閩鄉。又得姜侯為地主。為我設鱠。夫嚴冬設鱠。魚不易得。况自昨至今。天風交作。風作則河凍。河凍則漁難。漁難則魚何從取。姜侯乃令校人鑿冰而入。勢必侵河伯之宮。魚得矣。鱠可設矣。此事非養人不辨。於是校人得魚。養人受魚。既已受魚。因而洗魚。洗魚而後磨刀。霍霍魚眼猶紅。魚鮮矣。磨刀者將以鱠魚。養人善鱠。遊刃於虛。若然無聲。聶而切之。細於飛雪。內則曰魚去乙。乙者魚有骨如乙。篆形去之。為其鱠也。茲已剝而觜為頭上骨。又非所去者。但用葱以治之。養事畢。鱠成矣。魚之腴者。尤在腹。燕人膾脰切腴。以獻貴者。姜侯以腹腴勸我。非以我貴。以我老也。愧此年少矣。顧鱠之設者。將以佐飯。內則曰養老者。五十則異。猿又恐其味薄。沃之以膏。軟炊香稻。姜侯非以我老。故與遙想此鱠。落碁之時。白紙不濕。及嘗此鱠。放筋之后。金盤未空。此皆姜侯之德。姜侯之情。姜侯之心。不意新歡飽德。多情如此。所以東歸暫留。欲別且止。凡人顏色雖好。心事却非。姜侯於我。拳拳然念我之老。有加無已。是真也。非偽也。吾他年相憶。正為今日一鱠之設。極不忘

戶我我哀日甚子
貴有時何足道哉

戲贈闕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每
語見許文章伯以上昔時鳳翔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

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以上今日闕鄉

猶憶去年行宮在鳳翔時與君相遇為同舍郎不獨官同舍交亦同心不減骨肉也不獨交同心文章亦同調每蒙見許也今日兩京既復行宮亦歸我出華州君尉闕邑謫宜相逢客况亦無不同乃人情之好偏於困苦時見而况昨夜追歡此樂更未有也所可痛者似君多才不宜潦倒如何作尉下邑潦倒依舊天豈多才者能潦倒亦不能耶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公自注甫赴華州日

許寄員外

寄語楊員外寄語一字貫到末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斲

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少府為我寄語員外曰茯苓之寄遲遲者山寒難得耳斲茯苓必於二月新雨後計歸華州當在二月此時暄暖當為員外斲青冥而求之青冥斲則神仙之窟翻動矣仙窟翻則鳥獸形之茯苓可得矣封題奉寄不敢後耳華山不獨生茯苓兼產藤杖茯苓而外更貽老藤以扶汝醉而初醒時幸少府寄語云○貽藤杖非謂縮真高陽之徒按縮自賊中冒險赴行在除司勳員外郎與公同功一體公出華州縮幸在朝貽以杖者欲縮持危扶顛也特寓意於一杖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

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騶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

盡說急難才轉益愁向駑駘輩以上寫急難才頭上銳耳批秋竹

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四句

寫骨相 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二句亦蒙有鳳

臆龍髻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結挽自矜意

結挽自矜意

丈人胡騶前年避亂曾過漢中金牛峽將入蜀追扈上皇繼而迴鞭走見今上於靈武此時朝漢水暮靈州一何神速蓋此騶自矜神駿為千人萬人所愛盡說其有急難之才者我一聞傾心自顧駑駘何堪並駕而况雙耳竹批四蹄玉削蓋龍種而非凡胎骨馬而非肉馬也今日東都初復犬道蕩蕩丈人有洛陽之役我得與丈人同行自傷駑駘不及胡騶猶幸大道再清蹇足與駿才並行各得耳此胡騶雖曰千人萬人愛若其鳳臆龍髻須經巨眼不見側身行注目往長風起於足下自矜絕代豈虛語也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三句邊隅今若何

三句

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五句

五句

意之

此鎮西北庭李嗣業前獻士卒待命關中所送壯士貔虎尤多蓋精銳絕倫由來無敵也我觀兵之意謂何正為今日邊隅時勢當圖萬全先發制寇耳彼邊隅妖氛也將趣鄴城以討安慶緒我意圖鄴且緩先勦范陽蓋慶緒釜魚思明封豕緩鄴城之攻殲遼海之寇慶緒失所援而孤城自下不亦勢順事逸哉邊隅今若何我所策者當如此○時九節度會師討安慶緒慶緒窮蹙求援於史思明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救鄴軍於滏陽遙為慶緒聲援思明乘崔光遠初至魏州引兵而下遂陷魏當時賊勢慶緒倚思明為虎翼翦思明慶緒自覆也乾元二年正月李光弼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

戰謂思明懲嘉山之敗必不輕出得曠日持久而必
潰魚朝思以為不可九節度圍鄴但築壘穿塹為灌城
計不料思明自魏疾引兵趣鄴官軍遂潰滏山之挫自
取之也公曰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真石畫哉思明
據范陽為遼海

憶弟二首

公自注時歸南陸渾莊

時河南初定公有事之東都暫歸故里陸渾莊憶弟以下諸詩定為一時作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昨
狂催走無時病去憂四句承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結

濟州

我前避亂鄆州得弟平陰消息知弟寄食窮村依傍濟
州耳此後貽書無人得到欲見兵又載途弟本不狂憶
昨喪亂初弟催我走其情孔亟不啻如狂者弟豈還病
但我別弟時弟方臥病至今憂弟無時去懷也此皆我
幾無由見弟共水東流因得見弟湯湯濟水朝夕東流
悠悠我弟相見無日亦奈之何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

二句歸莊之由

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

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

四句總承河南定

斷絕人煙久東西

消息稀

結應鄴城圍

自至德二載十月官軍克東都安慶緒走河北河南已
定此我今日得歸陸渾莊然猶據鄴九節度以兵圍之
庶幾速尅而不問者喜在此忘在彼耳顧此陸渾莊昔
經百戰故人之在者有幾幸與弟俱避亂他鄉今日尚
在但三年內日望弟歸向以干戈未定猶須異日今河
南定弟可歸矣乃花自發不見弟歸也鳥還飛不見弟
歸也我在陸渾為西弟在濟州為東人煙斷河南
雖定亦可傷消息稀豈非鄴城之圍未可問哉

待舍弟消息二首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四句未得

息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二句消息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

床隱結寄書意

亂後得歸者少矣蓋故鄉殘破反覺他鄉可棲耳但我則為汝而心厄苦非暫時相憶也且久念汝而願與俱存亡非暫時厄苦也憶在鄜時得弟消息是汝昔日之書猶粘在壁茲歸陸渾又得弟消息知汝同難之妾今已辭房此皆愁恨誰知我者舊犬知之垂頭繞床一似戀故鄉并戀故人欲為我寄書去者可以人而他鄉耶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四句比

骨肉恩書重漂薄難相遇二句消息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蒙前章共水東流說紫荆兄弟樹也。不幸為風所吹。風能吹花落樹。不能吹花上樹。所由色與春庭俱暮。一落之後。已離故枝。縱使

風回。花無處。所我與弟是矣。弟所來書為恩書。書何以重。骨肉恩書何以重。亂離漂薄。不能相遇。故也。不真花落。辭枝風回。無處耶。我前憶弟。千種之恨。付與濟水東流。今日餘淚。猶有成河。經天而下。復東注於濟州。

耳弟知我否。

不歸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二句不歸之故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

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六句

不歸之痛

祿山自反。范陽河北諸郡。望風瓦解。我從弟死於河間。猶望征伐。息來收汝骨也。今已矣。長不歸矣。豈非終身恨哉。若論從弟。人所皆有。為爾不平。恨獨終身者。汝俊邁而聰明耳。無論其他。即算數細事。俊邁可上。况年在總角。聰明過人。自埋骨空城。三年於茲。面上之土。得春風而青草。又生。弟真不歸也。已。○數金二字。有謂蓋數

為六藝之一方名書記原
幼學事接總角句可見

洗兵馬

公自注收
京後作

此篇後及新安等篇皆自注收京後作正見兩京雖復
太平尚遙即賈誼已治已安臣獨以為未也意先是公
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圖狀云今大軍盡離河北逆
黨意必寬縱臣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等軍鄆州西北
渡河先衝收魏遣李銑殷仲卿等軍渡河佐之收貝博
賊若救之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渡河收黎陽臨河等處
其形勢漸進又遣季廣琛魯炆渡河收黎陽臨河等處
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誠如
公言不獨可以滅慶緒兼可牽制思明計不出此九節
度并力相州至六十萬人一齊俱潰洗兵馬詩及新安
吏等作皆有
感於此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

命危在旦夕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

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葡萄宮以上報收
山東之事巴喜皇威清海

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

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

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

耐煙花繞鶴禁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以上追叙
收京歸功

諸將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

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畱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

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

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以上見
收京後

賢相尺地寸天皆入貢殊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

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

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

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以上皆願

望之詞結
出洗兵馬

朝廷中興頗有諸將耳今日安慶緒尚據山東諸郡收
京後收山東為急務也諸節度會師討慶緒郭子儀先
破安太清遣使告捷尋拔衛州魏州捷書之報誠不一
次夜報以慰宵衣晝報以慰旰食無不同詞云又傳聞
子儀自杏園濟河崔光遠自酸棗濟河魯晁自陽武濟
河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慶緒之命危於諸將破竹之勢
矣所餘鄴城不日可下况朝廷獨任朔方破鄴后功何
可量哉且吐蕃助順京師多汗血之馬花門効力與宴
滿葡萄之宮兵勢如此山東諸郡反掌收耳夫山東之
收原可計也蜀道之奔實為前車或者但喜皇威之清

海岱不思仙仗之過崆峒是豈不忘河北之意與所以
然者三年笛裏頻奏關山之月萬國兵前常驚草木之
風主臣有蒙塵之悲將士犯霜露之痛也今日收山東
之諸將即前日收兩京之諸將若成王傲若郭相子儀
若李司徒光弼若王尚書思禮皆智深勇沉同心協力
用秦厥功凡此二三豪俊非貪天功慕封爵為時而出
整頓乾坤兩京既收濟時功畢從此人思彈冠東走者
鱸魚休憶矣從此民慶安澤南飛者安巢有鳥矣青春
無恙紫禁依然且上皇既返迎望賢居興慶今上重修
人子之禮通宵鶴駕鳳輦親臨問寢雞鳴龍樓待曉人
但知兩京收復鑿與反正以為太平景象苟非二三豪
俊安能至此至若靈武諸臣自廁於攀龍附鳳本無汗
馬之勞坐邀封爵之拜此皆蒙帝力乘時會夫豈得與
中興諸將並誇奇績哉天下危注意將天下安注意相
蕭華張鎬非其人與今日者以言蕭丞相既留關中庶
幾張子房仍收幕下張公雖為江海客無意功名乃具
魁梧奇偉有過人者以此人一朝徵起俾之扶顛遇屈
雲杼籌策安史可殄也何青絲白馬之紛紛中興可奏
也何周宣漢光之不再行見太平坐致尺地寸天皆入
反圖符瑞漸臻銀甕玉環交羅天關商山隱士紫芝較

歌輦上詞人。河清獻頌。萬國健兒。盡歸南畝。天涯思婦。亦輟夢思。區區山東。不足收也。今日魏州。思明餘氛。尚熾鄴城。慶緒遺孽。未除。庶挽天河。以洗之。使甲兵永息。是在壯士耳。壯士謂誰。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蒼。是也。○肅宗以郭子儀領朔方兵。又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獨任二字。有微詞焉。肅宗於回紇。優禮太過。餽肉之喻。詞意痛絕。肅華初。為魏州防禦。郭子儀以崔光遠代之。故曰留。或曰。肅華指房瑄。肅宗曾以房瑄為我之肅何也。按瑄於乾元元年六月。已敗為邠州刺史。張鎰繼房瑄。同平章事。未幾出為河西節度使。又罷為荆南防禦使。是朝廷有一張鎰。不能用也。曰復用者。冀朝廷復用之耳。休歌紫芝曲。望李泌出山。

新安吏

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

九節度圍鄴時。淫水之戰。官軍潰而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將繼至。議捐東京。退保蒲陝。張用濟以蒲陝游飢。不如河陽。子儀從之。用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城以守。新安吏以下諸章。皆此時作。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

以上點兵

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

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

以上點兵而行

我軍收

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

四句點兵之故就糧

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

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以上慰之之辭

此點兵守東都。我行新安道。點兵之聲。一何喧呼。問之新安吏。新安吏曰。府帖昨下。縣小無丁。不得已。點中男行也。顧此中男。人未成丁。身絕短小。守城之役。何以堪此。况中男中。其瘦而無母者。為更苦。此時送者。行者莫不慟哭。但聞白水鳴咽。東流不還。青山遙隔。哭聲猶在。眼枯矣。淚縱橫矣。誰知天地無情。豈以慟哭。可免斯役。幸毋然哉。所以點中男者。守王城也。守王城者。相州未平也。當九節度圍鄴。築壘穿塹。壅水灌城。自冬涉春。

慶緒食盡人咸謂克在旦夕。豈意史思明引兵趣鄴抄掠四布。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賊情難料如此。至今日退軍修備也。先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今就糧只因故壘耳。食不乏也。先是圍鄴時。賊兵抄掠官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今練卒亦依舊京耳。非遠戍也。先是壅水灌城。軍士有築壘穿塹之役。今掘濠力省。牧馬役輕。無前此之勞矣。先是諸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軍中苦樂不聞。今王師既順。撫養分明。有一體之誼矣。我勸送者行者不必慟哭。爲此之故。况僕射子儀恩同父兄。行矣。戍從慎守王城。勿以相州之役逗留不前也。○相州之役。正丁戰死。因及次下。致之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大故致餘子守王城。犬故也。按太宗點兵。并點中男。魏徵諫乃罷。祖制中男不點。今日中男之點。雖非得已。時事可知。時郭子儀軍中尚有六七萬糧。故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首吏呼。

一何怒。婦啼一何苦。石壕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

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

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以上述老婦夜久

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結還老翁

此召役築河陽城。我從新安來。暮抵邠州。有村名石壕者。但見有吏乘夜捉人。此村所留。但老翁老婦耳。老翁已走。老婦應門。吏呼愈怒。婦啼愈苦。老婦應吏曰。今日者爲九節度鄴城之役。我一家三男。盡戍鄴城。鄴師潰。一男附書到家。知二男力戰身死。一男之存者。幸免耳。二男之戰死者。長已矣。可憐一室。更無他人。戰死之男。所遺者。乳下孫。所存者。未亡人。少婦。縑縷不堪。應役老嫗。筋力何以應命。今日河陽土國之功。不能畚鍤。從事。庶得備晨炊。以執勞也。老婦之言如此。夜久語絕。幽咽如聞。未幾天明。老婦遂從吏登途。此老翁之踰牆走。

者長別不顧矣。○既斷河陽橋，以保東京。因築河陽城，當以急應。河陽役，一句為眼。新安之人，召守王城，送中男者，止有母。石壕之人，召役版築，應晨炊者，止有媪。盡室役矣。起結叙事。中段從老婦口中說起。曰：暮投石壕村。中云：請從吏夜歸。結曰：夜久語聲絕，皆蒙暮投說。前日：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首。後曰：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老翁老婦，首尾有情。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四句總起

結髮為君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

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

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

痛迫中腸。以上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勞

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歎貧家女。久致羅

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

人事多乖迕，與君永相望。一段勉夫

此徵兵守河陽城。新婚之婦曰：兔絲當附松柏，今附蓬麻，失其所而不長矣。嫁女須得所歸，期與偕老。今嫁征夫，直棄擲不如耳。所以然者，結髮為婦，期煖君牀，非棄路旁也。暮婚晨別，君未煖，誠路旁之棄置也。要豈得已。亦有河陽守城之役耳。河陽不遠，似有歸期。但妾方暮婚，君去，則當事姑嫜，禮婚之父，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乃得分明。以稱姑嫜，暮婚而晨別，則未分明。孰識姑嫜而拜事矣。轉念父母生我，何等鞠育。一日從夫，雞狗亦得相將，以俱往。愛我如此，今君以河陽之役，竟趨死所，沉痛何如。况戎行未便，勢難追隨。願君努力，勿以新婚為念耳。所以隨君不果者，恐軍中有婦，鼓聲不揚也。所以勉君勿念者，我羅襦棄致，紅妝已洗也。彼百鳥雙翔，妾豈不念人事乖迕。天各一方，惟有永永相望。為君夫石而已。○一篇中，君字凡七，喚首曰：結髮為君。

妻。下數君字。皆從此出。為君妻。則煖君床。席不煖君床。凡以君有行也。為君妻。則隨君去。既不得煖君床。又焉得隨君去。為君妻。則為君紅妝。為君妻。則與君雙翔。君行矣。君往矣。不得與君同去矣。紅妝。則對君洗相。與君永。凡以為君妻也。七箇君字。一呼一淚。嗚呼。亂不廢禮。禮必順情。先王之制。况民生有欲。莫大於婚。既棄其禮。又拂其情。至於暮婚。晨別。是何等時事。東山零雨。篇云。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先王曲體人情如此。諷公道。使民之說。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二句總括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以上寫垂

老男兒。既介冑。長揖辭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

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以上寫別

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

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歎。萬國尚征戍。

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

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以上都寫時事

此遣戍守杏園土門。備史思明。老翁之言曰。四郊多壘。尚未宴然。我雖垂老。未許安閒也。况子孫陣沒。苟活可憐。所以投杖出門。不顧生死。同行之人。代為我悲。自幸牙齒猶存也。其如骨髓已枯。何夫。我雖垂老。猶是男兒。介冑不拜。長揖而去。有何足戀。所難為情者。老妻耳。我行雖則死別。妻寒亦為可憫。是我加餐之好語。是老妻寒也。乃老妻亦知我戍不歸。數有加餐之好語。是老妻不憫已寒。反慮我飢也。此行我果何為。蓋將守杏園土門。備史思明耳。此處壁壘甚固。飛渡亦難。較諸鄴城之戰。命懸呼吸。其勢大異。况人生離合。何常。盛衰不免。回首少壯。惟有浩歎。豈獨我哉。萬國之民。誰免征戍。烽火之愴。滿於岡巒。草木腥。川原赤。四郊未寧靜。如此欲求

樂土何處為然顧此敝廬又何足戀蓬室之居從茲永棄肺肝之摧能勿塌然所由垂老而別也○周禮鄉大夫之職辨其所任者其老者皆舍可踐伐吳有父母者老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皆歸養子孫亡盡老者從戎如垂老者亦可傷矣守土門杏園而曰勢異鄴城下者兵有主客鄴城之役賊為主我為客土門杏園之守我為主賊為客也當時鄴師初潰退保東京所扼要者河陽故築城以守杏園土門即在其處按史軋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上元間令狐彰使楊萬里請降徙屯杏園是杏園為河陽扼要處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安守忠將兵出土門又使蔣欽奏以趙郡甲卒守土門顏杲卿召袁履謙等西據土門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東出土門救常山寶應元年藥子昂說回紇自土門畧邢洛懷衛等州是土門亦河陽之扼要處相州之役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門收整士眾還屯鄴城南守河陽以保東京守杏園土門以保河陽是當時用兵之勢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圍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以上叙無家之故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以上叙無家別之情事

此叙鄴城敗卒敗卒之言曰追維天寶盛時豈嘗寂寞寂寞自天寶後也自遭喪亂田園荒蕪我里百家存亡難覓賤子今日師潰而歸為訪舊蹊但存空巷所見空巷中日色無光野狐作伴四鄰竄盡寡妻亦稀荒廢

如此仍歸不忍舍者以鳥戀故巢人當首丘也我陣敗而歸當此春日荷鋤灌畦了此餘生不意縣令聞知召習鞞鼓此役將終不免雖本州之役不為甚難內顧子身有何繫戀然近行本州止於一身遠徙他方終於迷失似此家鄉蕩盡遠近相等况我無家雖因喪亂亦由毋死五年以來母子兩人彼此抱痛無家矣雖出門向誰作別也人生到此號為烝黎亦何益哉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使民有有家之樂今新安無下石壕遣嫗新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陣亡之子孫至戰敗逃歸者又復不免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收足數章

